

Buon Giorno Italia

早 安 意 大 利

赵 少 杰

赵少杰

毕业于意大利翡冷翠美术高等院校

(Accademia di Belle Arte di Firenze) 绘画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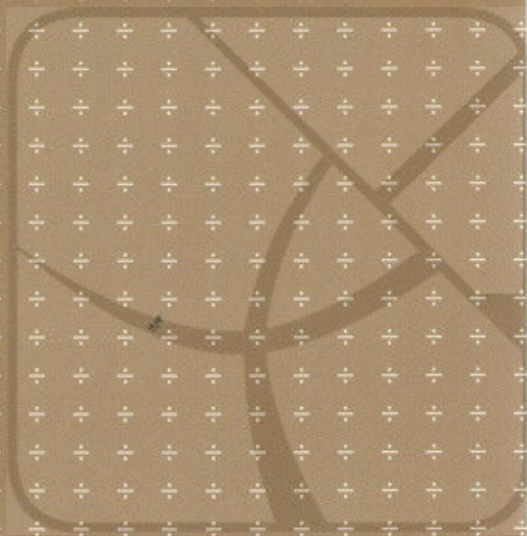
曾任《魔鬼俱乐部诗刊：天使之书》总编辑

《向日葵》双月刊执行编辑。

著有诗合集《一天，一天》。

作品收录于《赤道形声》、《没有别的，只有存在》等。

现任南方学院艺术与设计系主任。





早安！意大利

赵少杰

写作希望工程 04

大山脚日新独中家教协会资助丛书

关于这本书

1996年4月1日，我在槟城机场启程，曼谷转机到罗马。因为行程有点仓促，出发前来不及通知同学们，因而只有在等候室里，用剩余的零钱拨了多通电话告知众人：我到意大利念书去啦！结果大伙儿以为我在开玩笑。

2002年毕业后回国，开始在南洋商报副刊〈商余〉写专栏“意见”；栏名的源头来自于“意大利看见”，藉着小小的版位，将意大利6年的求学生活与马来西亚的朋友们分享，那些琐碎的生活记录，也竟然写了好几年。然而越是往记忆的深处挖掘，越是觉得虚幻，很多时候甚至怀疑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些所谓离乡背井的生活，或许只是电视里的片断投射在自己的幻觉中，象是被催眠般相信了这些真真假假的场景和故事。

很多人都笑我说意大利是我的故乡，我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身体的青春发育期在马来西亚，而意大利则是我文化和思想上的发育地方，因此称之为“故乡”，也不为过，是吗？

11年后，我把《早安！意大利》带回家，家有两个地方，两个都在我心里最深、最深的地方。

赵少杰
01.04.2008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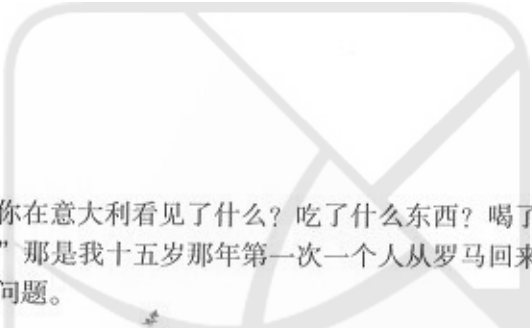
目次

目次

001 关于这本书	006 在意大利看见了什么?	044 过去的日子
008 特斯卡纳州的味道	046 体温	
010 圣马可广场	048 沙发	
012 出去一下	050 大胡子 Vincenzo	
014 火车	052 雨天	
016 雷诺Twingo	054 遥远的汽笛声	
018 五个城镇	056 寂寞星球	
020 赴约	058 影子与气味	
022 约会	060 少女肖像与风	
024 最后一天和新的开始	062 《安魂曲Requiem》	
026 路	064 电影院和百合咖啡馆	
028 今晚出去	066 春天的记忆	
030 看树	068 绵羊仔	
032 早餐	070 跑步	
034 身外物	072 快乐的画	
036 小镇火车站	074 在线散步	
038 三楼	076 Ben Harper	
040 杯子	078 素食餐厅	
042 迟到	080 葡萄酒	

082 春天来了	120 爱情和牙	158 邮政局和公园
084 站在对面	122 电视和清晨	160 家书
086 喜宴	124 咖啡和烟	162 Damian和马黛茶
088 墓园	126 诗和诗人	164 阿根廷爸爸
090 搜寻记忆	128 被单和床	166 阳光和猫
092 笔迹	130 蜡烛	168 演唱会和啤酒
094 秋天	132 归来和出发	170 露台
096 逃亡	134 松鼠和Milka	172 欲望和风
098 Madreus	136 一年的时间	174 书桌和风景
100 天空	138 听故事	176 自由和寂寞
102 为什么流浪?	140 芭蕾舞	178 等待和期许
104 伤风	142 香烟	180 广场
106 考试	144 旅行	182 桥
108 路的年龄	146 你愿意吗?	
110 版画	148 杂志	
112 失败	150 看人	
114 跳舞	152 拍照	
116 生日	154 回家	
118 打招呼	156 买票	

在意大利看见了什么？



“你在意大利看见了什么？吃了什么东西？喝了什么和做了什么事情？”那是我十五岁那年第一次一个人从罗马回来时，家人问我的第一个问题。

当时我还不晓得谁是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什至连文艺复兴这名词我都无法跟意大利扯上关系，只记得我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里发楞，伟大的艺术使我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米开朗基罗年轻时的作品《怜悯》，描绘身为母亲的圣母玛莉亚，拥抱着死去的儿子在她怀里，那由衷的心痛换化为怜悯的情操，然而耶稣因为为世人承担所有的罪过和痛楚，迅速老去。坚硬的大理石化为身上皱折柔软的布纹，光滑的肌肤，和安宁庄严的气氛，是我无法忘记的。

除了惊叹圣彼得大教堂的宏伟，米开朗基罗对整个文艺复兴的影响及贡献，整个罗马古城也令我大开眼界。街边林立残存的古迹可追溯古罗马帝国的势力，什至在罗马人的口音中，也可以听到那种强烈的自信和傲慢。

当时因为年纪尚小，什么都不懂，什至连英文也只能勉强的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来到了这个属于地中海型气候拉丁民族的国家，我的英文能力远超于一般意大利人。其实说得再好，很多时候根本用不上。有一次在咖啡吧馆，点了一瓶可口可乐，坐在吧台前休息享用，旁边坐着一个好奇的意大利人，他用意大利文向我搭讪，我摇头回复他说我听不懂意大利文，他仍然孜孜不倦，浑身解数地用他丰富的肢体语言向我解释。经过了约半小时的时间，我终于明白——他想告诉我说：他是个猎人。整个咖啡馆的客人欢呼同庆，彷彿是百万奖金猜谜游戏的观众答对了问题，为我这小小无知的亚洲小孩感到兴奋。我猜对‘我是猎人’这题目的奖品是一瓶免费的可口可乐。

回到马来西亚，当家人问我在意大利看见了什么？我微笑地告诉他们，我看见了美丽的风景，吃了很多意大利粉和面包，喝了最好喝的咖啡，和做了再回去意大利的决定。

特斯卡纳州的味道

我们经常简单的晚饭后煮咖啡，一面清洗晚餐后的盘子，一面等待长形的莫卡壶在火焰上烧煮着，当咖啡沸腾时，空气里弥漫着浓厚的咖啡香，这是我最喜爱的气味。

捧着娇小的咖啡杯和杯垫，在露台上我和我的室友Paola一起喝咖啡。露台很小，只可以容纳三个人的空间，我们拥挤的在那里抽烟喝咖啡聊天，聊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天南地北。夜里的空气寒冷，阿诺河在屋子的另一边窗口外流动着，我们在房子的这一端观望着起伏的山丘，屋下的菜园和橄榄园，还有一棵枝干已经伸延到我们楼台的桃子树，夏天当桃子成熟时，我们伸手可及采摘，好不方便。我们称之为大众人民的果树，既是谁都可以采来吃。

油亮漆黑的咖啡，如夜色般散发舒服的感觉，热烫地穿过口腔到达胃部，途中振奋每一条神经线。夜如往常那样平静，与Paola聊天总是会聊到学校的事，因为我们都是翡冷翠美术学院的学生，正好又是同一个教授的班级。班上同学很多，我和Paola不同年，我大她一届，但因为这历史悠久的美术学院仍然使用古老的教学方法，采取自文艺

复兴那年代大师授徒的方式：由一个画家成立他的绘画空间，学生跟随教授，从他的经验和成就，学习并且成熟我们的未来的方向。

这位来自北部我的室友Paola已经在特斯卡纳州住了四年多，她习惯使用特斯卡纳腔的意大利语，取代逐渐变淡的北部口音。我的意大利文也在睡梦中迁入我的脑海大本营，与多年来长居的各种不同语言开战，最先阵亡的是国语马来文，残存的英文和中文仍可在长途电话中得以救援，但疲倦生涩的口齿总是不听使唤。

意大利文在香喷喷的咖啡滋润帮助下，如虎添翼地聊得愉快，忘记我们之间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在特斯卡纳州咖啡的味道里，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

圣马可广场

意大利有太多叫圣马可的广场，就好像在每个城市里总有一条叫罗马的街。其中最为著名的圣马可广场，应该是威尼斯圣马可主教堂前的圣马可广场吧！

为甚么突然想起圣马可广场呢？因为翡冷翠的圣马可广场也是处于圣马可教堂前，而我的学校就在圣马可广场的左巷。翡冷翠美术学院的隔壁就是〈学院美术馆Galleria di Accademia〉，米开朗基罗著名的雕像如《戴维》、《囚犯》等就收藏在这美术馆里，其中三楼收藏的古代宗教画最为丰富。

欧洲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城市都至少有一座宏伟古老的教堂，中古世纪时，教堂越壮观表示该城市越富裕，竖立在市中心耸高宏伟的教堂是古时候民众聚集的地方，现今为世界各地游客的焦点。

中古世纪的宗教画大部分画在教堂的天花板上，而这类型的教堂建筑风格多数为歌德式，巴洛克或是洛可可式，它们的天花板都非常高，壁画和雕像的位置都像天那样高，伸长了脖子，僵硬了所有头部

的肌肉也未必看得清楚，但是那种庄严的气氛却叫人感动。

我喜欢在美术馆看这类型的宗教画，因为在美术馆里我们可以仔细的欣赏每一个细节，观赏古时所使用的高超技术，和时间留下来的讯息。不得不感叹意大利人对自身的历史文化的考究和保护，即使是简单的圣母抱婴像，褪色的木雕，残存的金箔，祥和的神情和工匠下斧的功力，都一一完整地保留下来，让活在廿一世纪我们仍可感受那个久远年代的影像和情操。

走出学院美术馆，漫步地回到圣马可广场，广场中的骑马雕像上站满了鸽子，树下的长椅坐着一些歇息的路人，学生们一面看书，一面啃着坚硬的面包，我在经过他们时向他们送出微笑，我和我的朋友约好在广场前的咖啡座喝咖啡，那杯冒着浓郁的咖啡和空气中散发的面包香不断地召唤着我们，我决定惬意地在晨光中慢慢消磨早餐的时间。

喝着咖啡，心里有小问题：到底整个意大利有多少个圣马可广场？

出去一下

醒在深秋的清晨，昨夜里的梦已疏散，再怎么努力也记不起残余的片断。打开门，把身上的臃肿的羊毛寒衣裹紧，准备迎接第一口空气。冷。

郊外的小镇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白雾，叶子上的露珠都结成了冰，整片雪白的草原像是笼上了白裘，每一根草上都是半透明的雕塑，它们在阳光里闪烁，反射每一寸亮丽的光线。我把围巾一圈一圈地缠绕在容易受寒的脖子上。忍不住向穿上手套的双手呼气，彷彿透过温热的体温传出的气，可以把手上的寒冷驱除，我天真的幻想着。

从朦胧的小镇火车站上车，乘搭45分钟的火车来到翡冷翠，步行约15分钟来到学校，经过圣马可广场，匆忙地掠过咖啡座喝咖啡的机会，立即踏入校门，在课室里的衣柜前把身上所有厚重的外套、围巾和手套，一一除下，只剩下单薄的毛衣。

找到了位子，把画架放好，所有的画具摆好，模特儿也摆好了姿势，暖炉与裸体的她靠得很近，我们的焦点全都放在她的身上。光线

与影子在她的肌肤上的对话，温柔的床单配合着热带民族色彩图案。碳笔在空白的画纸上飞舞，急速的描绘着形体的结构，她均匀有序的呼吸，让时间小心地蹑着脚步走去，生怕踏碎了此时的宁静。就这样过了半个小时，模特儿开始移动，僵硬的关节得以舒展的片刻，身旁的朋友将耳机除下，“出去喝杯咖啡好吗？”他对我说。

我们又将外套围巾手套穿上，回到熟悉的咖啡座，叫了三杯卡普起诺和三个果酱牛角包，开开心心地加一个半茶匙的蔗糖，泡沫上的巧克力粉在搅匀时化为圈圈。空洞的胃填上了温暖，我们三言两语的聊起来，咖啡座来往的人们很多，我们不厌其烦的改变姿势和位子，继续谈话。经过许久，我们已经忘了课室里正在等着我们的模特儿，但每一次想到门外的寒风，我们总是舍不得咖啡馆温暖的咖啡和食物的香味，但最终还是不得不付账离去。

回到课室里奋斗，但差不多每隔半个小时，我们都会松动地出去一下。

火车

很多时候在还没有开始面对困难，信心却已经遭受身边种种言语上的侵蚀，鼓起勇气，迈开的第一步是轻盈，但接下来的步伐却并非想象中版快捷。那么第一步该是停留在空中，还是坚实的在地上留下脚印？

反复在前往翡冷翠的火车上思考，窗外的风景从陌生到熟悉，远处的山峦起伏不规律，在上车后的十分钟里，我们经过了三个隧道。在第二个隧道的中段有个非常美丽视野，那是我最爱的风景：一座建在阿诺河河边的房子，小桥已经被流水冲毁，留下一部分的石块基石，空旷的房子显然被遗弃多年，整个屋顶陷下了一个大洞。我只有大约三秒钟的时间欣赏我最喜爱的景色，因此每一次在火车上经过隧道，我总是很小心的注意窗外，把焦点凝聚在着三秒钟里，那三秒钟的美丽，三秒钟的停止呼吸，三秒钟的空白。一，二，三。

我们又回到熟悉的车厢，黯红色的椅子，灰白色的墙，墙上印着七十年代的几何图形，像是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的电影，缤纷色彩和复杂的几何装饰，刺激每一寸视觉神经。我可爱的里约日内卢的朋友

Aparacida骑着她蓝色的电单车，准时地出现在清晨八时的Incisa车站，我们一起乘搭八点零五分的火车，步入最后一个车厢，在靠窗的位子坐下，闲聊该天的天气。她用她浓烈葡萄牙口音的意大利文，精采地描述她丈夫昨夜准备的晚餐，从她激动的说话和表情，我可感受那热闹餐桌上热腾腾的食物，仿佛就在现场。我喜欢跟她聊天，因为我觉得她可能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途中慢慢加入的乘客成为车厢里的一部分，很多熟悉的面孔亲切地向我们问早，我总是微笑地回应：“日安！”然后以：“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作为结束。放下装满颜料和纸的袋子，Aparacida惯性在上车前抽根香烟，在上车后递来不同口味的糖果让我选择，今天是薄荷口味，我们面对面地敞开所有的话题，让四十五分钟的时间流逝。

早晨的阳光微弱，薄雾弥漫在阿诺河流经的山谷，一列不太安静的火车装载我们前往翡冷翠，开始我们未知的一天。

雷诺Twingo

狭窄的雷诺Twingo车厢，Alberto就在左手的位子旋转着驾驶盘，我习惯坐在他的右边，读着空气中强大的音乐的小册子，从封面开始抚摸研究，曲名，作曲家，填词人，编曲，演奏，摄影，设计……。他不时提醒我注意歌手在该曲子的演艺手法，偶尔还会把音量降低，仔细跟我说明他如何得到那张唱片的故事。

窗口外的风景迅速地往后退，看不清楚周遭的风景。

“我们究竟到了甚么地方？”我问他。他总是回答说：“快到了。”然后再加速。车里总是丢置许多空香烟盒，他把车窗摇开了，点了根香烟，愉快地抽了起来。今天他刚买了一双西班牙牌子Camper黑色的凉鞋，我也刚好买了Bikkembergs的凉鞋，我们都是41号，决定交换穿一整天，远赴Arezzo音乐节盛会。

车厢后座里有大胡子Vicenzo和他的女友Linda。Linda在幼儿园教画画，她带了一些学生的作品照片让我们欣赏，亮丽的色彩在我们之间明亮，大胡子挑剔Linda的照片，他取笑只有老师的作品拍得清楚，

而学生的作品则都是模糊的。从失焦模糊的照片中，我们看见小孩的创造力，和Linda对这群小孩的热诚。车子继续在纷乱嘈杂的交谈声中前进，Ben Harper唱着他的理想世界。

当Ben Harper唱到《Walk Away》的那一句：“So hard to do, but so easy to say”我们纷纷沉静下，“……so many people to love my life, tell me why do I worried about one……”。空气中仿佛流传着某种奇异的气氛，无法停留的时间带领着我们寻找失落的玩具，爱我们的人在某处为我们收集记忆，一个人，不会永远孤独，不会在醒来的时候没有阳光。

移动的车厢拥挤着四个漂泊的灵魂，我们穿上薄薄快乐的外衣，窗外的世界仿佛远远地与我们隔绝。在旅途和成长的过程里，难免要失去一些东西，我们的声音伴着敏感的吉他，交替感伤。

五个城镇

临时决定的Cristiana来到火车站与我们会合，那是四月的清晨，春天还是有点冷，空气中的花香提醒我们围巾记得缠绕在脖子上，早上的白雾感觉像是在伦敦游荡，我们约好在售票处集合，在一个潮湿寒冷的春天早晨。

大胡子Vincenzo和他当幼儿园老师的女友Linda，早已在我们约好的地方等候，我带着睡袋和一包苹果饼干，还有突然出现美丽的Cristiana她没有睡袋，只有一包饼干和果汁。我们四人排队购买前往意大利国家公园的‘五个城镇’（Cinque terre）的火车票。在结束校园生活之前，共享相聚的时刻不多，我们决定在山崖和海的星空下，露宿一宵。

火车要在比萨时换车，洁白的教堂伴着倾斜的塔，还有碧绿的草地和蔚蓝的天空。我们没有剩余的时间在斜塔旁逗留，渐渐升空的太阳呼唤着我们继续上路，一班陌生的朋友在另一端赶路，在傍晚的某个车站与我们会集。大伙儿在车上吃着自己带来的饼干和水果当作午餐。窗外是优美的山峦，葡萄藤孤独有序地竖立土地上，时间如果停

留在我们欢笑的那刻，那是一张喜气洋洋的合照。春天果然是个美好的季节，严寒后带来的希望，总是在温暖的手套里感觉微微的贴心，心里仿佛包围着炉火散播出来的热气，我们在笑声中互相交换食物，我的苹果饼干换来桃子果汁。

五个相依的城镇隔着窄小的山路，灯火在逐渐变黑的黄昏里慢慢点亮，海堤延伸至教堂的那一端，巨大的石块堆积在堤下，它们面对着寂静的海，海浪一声一声地叫唤远方路过的旅人，久违的朋友和熟悉它味道的人，或是靠海小镇维生的居民。

这一次我们交换沙拉，奶酪和面包，还有一瓶红酒。饱食后，远方的友人姗姗来迟，空洞的二楼火车站只有我们和隧道中传来铁轨震动的声音。我们像是某段电影情节般等待，无聊的在月台徘徊着，大胡子决定打通电话，告诉他们我们决定到镇上的酒吧找酒喝。

赴约

从清晨的杂梦中醒来，突然记起我和Laura有个约会。

很久没有在这这么早的早晨醒来，寒冷的地板使我畏惧，苍白的天花板悬挂着从垃圾堆捡来的灯罩，伸出右手寻找桌灯的开关，眼镜在画册上面，手表掉落在不知哪个角落。

前往Laura的家必须转两趟火车方可抵达。那地方充满记忆，熟悉的风景田地，农村的味道，挂满水果的果树，曾经因为Laura车祸受伤，我与Alberto逃课，买了一盆花前来探病，她的母亲留我们吃午饭，那是一顿简单的午饭，受伤的Laura坐在厨房角落里的沙发上，微笑地看着我们吃饭，并不时责备我们为了她而逃课。

在佛落伦斯火车总站转车的时候，看见报摊上售卖摄影教授的黑白明信片，白胡子教授的幽默在生活里不经意的小动作中流露，每一次在他讲课的时候，总是不专心的跟身旁的朋友闲聊。有一次，在街上遇见他，他热情地与我分享他近来的生活，我对他说：“能成为您的学生，是一种荣幸。”新的学年开始，摄影课换来了一个年轻黑

发的新教授。

我与Laura四年来的同窗生活，不时逃课到附近的咖啡馆喝咖啡，抽烟，晒太阳。结伴到附近的美工商店买材料，版画课偷用某人的针笔酒精和油墨。我们快乐得不知时，但也不小心地在岁月里留了痕迹。2000年的五月，我，Laura和Alberto一起翡冷翠开画展，展览的名称是《Squadri, Mani, Ritmi》(眼神，手，节奏)Laura不快乐的肖像画，像野兽般的眼神注视；Alberto 的复制小孩，像是不断重复的节奏，而我在手掌上书写的命运周转，企图找到出路。

亲爱的Laura，在前往赴约的路途上，感觉时间经过我们，但我们从未察觉彼此的距离，电话里亲切的声音，在夜里交换安慰和鼓励，经过一个个陌生的小镇，转了两趟火车后，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之间仿佛没有距离，也没有时间。

约会

洗完澡后细心的把头发吹干，吹风筒温热干燥的空气，仿佛可以轻易地把所有繁琐的思绪吹掉，杂乱的发丝膨胀得像是Jackson5的发型，浴室里空气弥漫着一层薄薄的白雾，郁闷的心情象是一颗不愿露脸的太阳。

浴巾湿湿地围在下半身，半裸着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没有甚么特别新鲜有趣的节目。奖品丰富的猜谜游戏，主持人单调地发问参赛者关于地理的常识问题，我仍在发呆，不知在这世界上还有甚么值得让我们庆幸的事，外面寒冷的空气跟我暂时扯不上关系。干净的身子和洗发精的味道，还有厨房里浓厚的莫卡咖啡味，昨夜的蛋糕刚好是最好的早餐。

好不容易从沙发上爬起身来，松脱的浴巾告诉我该是时候换衣出门，懒散了一整个早上，从被单里挣扎至走出浴室，我仍在迷糊的状态中，仿佛记得今天有个约会，但脑袋空空的，没有任何回应。

“是跟谁约好了今天早上见面？”

在扣上第一个钮扣时仍感到困惑。

“我们约好在甚么地方见面？”裤子已经穿上了。

回到厨房，把煮好的咖啡倒在我喜爱的手绘杯子上，木制的垫盘，和六十年代棕色椭圆装饰画的杯子。杯子在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冲动买下，高兴了好一阵子。室友批评杯子的装饰，但却欣赏杯子的木垫，这成为我们每一次聚餐的讨论焦点之一。

聚餐时，热闹的心情让每一个人找到了抒发的藉口，我们缓慢而惬意地进食，一杯一杯的红酒殷红在我们脸上，最后的甜品和咖啡成为聚餐的总结。每一次结束时，我们都会努力地寻找再次见面的理由和藉口，这几乎已成为我们不成理由的传统。冬天显然是聚集进餐的好季节，温暖的炉火，加上每人带来的酒，屋外刺骨寒冷的风像是不存在的传说。

梳好头发，外套穿上，围巾也围上了，现实中的寒风在门外等着我，但我空洞的脑袋仍然想不起，我们的约会。

最后一天和新的开始

每年面临最后一天的心情总是有些沉重，惯性地省察自己一年来的所作所为。这一年是否过的比往年更有意义？付出和收获是否平衡？在思考的同时，一杯浓厚的咖啡总是忠心的陪伴我，让思绪回流过去的时光。

生命中最美好的感觉都在春天醒来。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郊外的小镇Incisa in Val d'arno住了四年，从较大的市镇Figline搬迁到更小的Incisa，朋友们都非常不解关于我的选择，对“隐居”在这荒山野岭感到不可思议，甚至很多时候，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我对这毫不起眼的小镇产生如此深厚的感情，甚至在很多对它的恶评中为它辩护，并且推广它的美丽和独特的一面，几乎成为Incisa小镇的旅游局的代言人。

对于人口的数目从来不感兴趣，在小镇看到的大部分是白发斑斑的老人，大伙儿聚集在市镇上的俱乐部前闲谈聊天，年轻人在健身院运动或在咖啡馆里闲聊，一切显得平静安宁。闷，这就是大部分人对

它的评语，无可否认，小镇缺乏娱乐场所，连个戏院或是酒吧都没有，除了到面包店和超级市场购物之外，没有一个可以随意外出逗留的场所，当然这只是某部分过惯都市生活的人的生活习惯要求，小镇居民单纯的生活，在阿诺河的山谷的丘陵寻找郊外的乐趣，如果喜欢大自然的宁静，在这里可以充分的享受蓝天，果树和树林。

每一次走在小镇的路上，脑袋里总是不断地纪录着很多画面，譬如破烂的门墙，不起眼的篱笆和陌生的猫狗，生疏的男女老幼在见面多次后开始道日安……，我不知道对于那些从未踏足这里的人，是否被感染某种纤微的感情，以及在他们的心底下留下痕迹。

这是过去，也是开始，小镇生活悄悄地构成我生命中不能欠缺的一部分，记得每年的一月的清晨醒来，昨夜的繁琐的思绪，已经换化成一股新的动力，在寒冷的空气中蒸发，扩散。

路

每天早上醒来的天花板像是最熟悉的朋友，陪伴着它的灯罩是我从垃圾堆里找到的，浅棕色的藤制灯罩，玮栩曾称赞它的美丽，在我最需要一盏灯罩的时刻，它出现了，我是善心的人，将它清洗干净，为卧室的灯光点缀。点点昏黄的光，洒落在白墙上，房间围上一圈淡淡的影子，它的高度刚好是我伸手的距离，和老房子的弧形天花板呼应，像是并肩一起走过岁月的老朋友。

从床上起来，床头尚未读完的书提醒我阅读的时间又缩短了，感慨时间的巨轮不停的转动，记起夏宇诗中的国文老师，和远方努力不懈写诗的强华老师，仿佛一生就是由很多像今天这样的早晨堆积起来，在夜间床上读书睡觉时结束，灯光在最疲倦时暗灭。

我的早晨就在巨轮上移动，但前进的速度远远比不上一只甲虫。火车在固定的时间等着我，刷牙洗脸像是一种宗教仪式般进行，但我永远都是迟到的教徒，匆匆忙忙草率地膜拜，挂着一张像是等待被判刑的表情，亲爱火车永远不会为我而停留。

奔驰了一整天，忙碌地进行生活上的琐事和任务，每一件事都在时间里磨损着清醒的脑袋，在太阳退去，交换月亮看守地球上每一盏灯光的时候，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搭上熟悉的火车，与车厢里的陌生人互换眼神，表情中透露了逝去的时光，我们都在时间里游行。

晚饭后，整理厨房，将吃剩的饭菜丢到垃圾桶，将水槽里的碗碟清洗干净，顺手将垃圾整理好后置于门外，待明天出门时经过垃圾箱，顺手丢弃。夜间的电视节目不断给予停留的理由，舍不得离开它温柔的彩光，一再而再给它关注的眼神，身子在沙发上陷下一个吻合自己身子的洞，温和亲善地安慰饭后的慵懒。秒针一点一滴地踱足走过，我虽听不见它们经已走远，但却感觉它们仍然离床很近。

终于回到苍白的床单，回到熟悉的天花板和灯罩面前，夹在书里的明信片告诉我旅程的脚步，原来在与梦相会的途中，我竟然走了这么多路。

今晚出去

拎着一袋的作画材料，我与Alberto并肩走在离美术学院五公里的街道上，街上的车子开得很快，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在路旁的行人道上，手上的重量越来越沉重，不时换手，麻痹的感觉让我觉得，身体是可以暂借的。

“来我家过夜好了，那么晚上我们可以一起出去。”Alberto对我说。

我把所有的精神都集中在那提在手上的袋子上，我尝试回头看他，但前额的头发却遮盖了我的眼睛。

“听不清楚，你说甚么？”前方的路好像越走越长，“到底你的车子停在什么地方？”忍不住问他。肩膀酸痛得让我真想停下来，在一个有风的地方休息，松一口气。

他安静地数着自己的脚步，仿佛对周遭的事情毫不在意，他怀里的画纸一卷卷安稳的被他拥抱着，汽车排泄出来的废气，热烘烘的在我们脚下。我终于停了下来，他撞在我身上，抬头看我。

“我们今晚出去。”他说。我点点头回应：“嗯。”

不得不整理手上沉重的袋子，袋子里的绘画材料仿佛吸收了空气而变重，越来越想将整袋的东西丢弃，然而我们与车子的距离还有一段路。Alberto将怀里的纸卷交给我，把我手中的袋子换在他的左手上，顿时手臂感到一阵轻松，像是体内沉淀的重量终于浮出水面，笑容在我脸上展开。

“好，我们今晚出去庆祝轻松一下。”Alberto将怀中的纸抱得紧紧如满怀的拥抱，袋子在他手上变得轻盈，几乎没有重量。

这里没有风。都市里的空气实在不好，拥挤的空间让我无法集中精神，过量的汽车，使行人退缩。我们被强逼走在靠墙的一边，困难地在局限的空间里前进，那是一条前往自由广场停车场的街道，我们步步为营。

看树

终于把装满颜料的袋子和画卷丢进车厢，Alberto在右手的座位坐下，他是司机，我是乘客。引擎在钥匙轻轻右转时开动，空调出风口传来一阵怀念的暖气，外面世界笼罩着寒冷刺骨的风，我们安全且幸福的躲在车厢里，空气中传来又是Sabsonica的电子音乐，这是意大利一个实验电子音乐组合，中毒的Alberto孜孜不倦地沉醉在这摇头晃脑的乐队中，我先绑上安全带，等他开车。

“我们今天吃什么？”每一次想到食物，他总是会问我这个问题。

“在家吃，还是出去吃？中餐或是意大利餐？”当他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时，表示他想吃我煮的食物。我假装没听见，故意把焦点放在窗口外的树上。

“看！Alberto，这棵树好像已经冷死，枯死了。”在转弯的巷子里，凉椅之间有一棵树，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沉重的深棕色使我不怎么乐观。树，显然已经随着往南飞去的雁子，躲避冬天。

“乱讲！冬眠的树都是这一个样子呵。”他反驳我说。

天空没有云朵，风好像变得更凄冽，那棵树在苍白的广场中，显得单薄。

冬天在秋天荒凉淡去时，迅速赶来，并且带来比秋天强烈的沮丧，因为温暖的太阳无法穿透寒冷的白雾，所有绿色的植物换上枯黄的颜色，只有橄榄树维持它原本偏白的色调。

“对了，Alberto你们家的橄榄树怎么样了？”突然想起他郊外屋子的橄榄园，还有九月后绿油油的新鲜特纯橄榄油，浓郁的味道仿佛在口腔里散开来，不晓得为什么突然特别想看看橄榄树，尤其在冬天的时候，没有任何理由和藉口地想念。

其实偶尔也会记起一排排的橡胶树，和清晨乳白色的胶汁。

早餐

早上的梦总是非常短促，惊醒过来就不得不匆匆忙忙地赶出门，穿上适合今天心情的衣服和颜色配搭，没有太阳的早晨显得有点郁闷黯然，黑色的围巾让我的坏心情暂时得以收藏，笑容在密密的绒线中僵硬，我又得加紧脚步，因为火车就快到站了。

赶紧跳上缓缓前来的火车，倚靠在车窗上补充睡眠，延长断断续续的梦，寒风在窗外呼呼作响，仿佛进入另一个雪白的世界，身体是飘飘然的，没有重量。突然有振剧烈的晃动，把我从陌生的世界带回现实中，身体包裹着厚重的外套和围巾，提醒我周遭的温度。距离翡冷翠火车总站，还有三站。

在意大利人的饮食观念中，早餐并非是一天最重要的。简单的一杯咖啡就能提供一整个早上的体力能源。所谓丰富的早餐，对意大利人来说就只是几块饼干或是一片火腿三明治，但在东方人的观念里，这不是食物，它充其量只能称之为零食。因为赶时间，我的早餐也如意大利人一般，在咖啡馆里喝上一杯简单的卡普其诺，加一茶匙半的蔗糖，或是在学校走廊的自动贩卖咖啡机面前解决，投入几个硬币买

杯卡普其诺，让热呼呼的饮料暖和空洞的胃，慢慢地让它有足够的时间醒来。在课堂间偶尔跟同学们在贩卖机前聊天，一天早上两三杯咖啡是少不了，相信如果肚子里的咖啡可当墨汁使用，在我胃里的咖啡可用来画好几十幅水墨画。

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阳光照射在课室外的广场上，自动贩卖机的走廊上站满学生，大伙儿三言两语的闲聊着，有些人激昂地发表对艺术或政治的言论，有些大声高谈昨夜星辰，有些无聊地讲笑话，有的安静地聆听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论调和兴趣，但在温暖阳光的早晨里，每人手上都有一杯咖啡，喉间流动着一条共同黑色的河。

身外物

在杂梦的深夜醒来，开始动手收拾屋子，发现很多从马来西亚带来琐琐碎碎的小东西。这些小东西不可思议地收藏在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有很多几乎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把它们从遥远的大山脚，带到这里来，并且很多是用不着的“废物”，如两个生锈了的余仁生铁药盒，几个从强华家里得来的八角，非常吵的蜡笔小新闹钟……，还有一叠叠的书。

黑泽明的最后一部电影《Madadayo》，其中老教授的屋子被炸弹摧毁了，他身上带着的只有那本给予精神上满足的书，一件他收藏在衣服内的“身内物”。我床头高高叠着的是，一本本陪着我成长的书，一些在中学时阅读的书本。当时沉迷在诗句里，诗像是一段段类似梦里的呓语，夏宇、陈黎、西西、顾城、陈克华……。这一些书曾经给予我精神上的满足，当身边的朋友沉迷在电子游戏中，我却在文字间找到我的黄金屋。我不能没有书，没有书的日子根本过不下去，忘了是什么时候他们曾经在我的行李中与我乘搭同一班飞机，来到拥有四季的房间，阳光随着季节变长变短，投映在苍白的墙壁，构成熟

悉的热带，一幅全然不同的风景。

有时突然醒来像是失忆般，脑袋呈一片空白。想写一封信给父母及朋友们，但却无法拼凑任何的文字，笔墨却停留在一个点上，无法书写失落的心情，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在异乡的生活，文字是会患上暂时性失忆症，然而这也是我们无法控制的病症。

因此，我总是在醒来的第一分钟，感觉像是陷入黑暗里的茫然，也仿佛跌在被世界遗弃的角落，但周遭的小东西轻声地提醒我，我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并且走过许多的地方。带回来的和留下来的书本都寂静地安守在各个的角落，它们不时小心翼翼地让我复习熟悉的语音，和美丽的文字。

在地点的交移和时空的互换，我一直紧紧随身携带着，这些所谓的“身外物”。

小镇火车站

从大城市来到小镇唯一的火车站，这个小站如传说中的幽灵火车站，没有站长站岗，没有任何的工作人员，甚至没有售票处，车站只有三条轨道，简单的月台和几张每年更新的火车抵达出发时间表，提醒各位乘客上车的时间。

当火车即将到站的时候，广播器传来僵硬的女声提醒乘客们不要越轨，不可随意把垃圾从窗口丢出去等此类的广播。鸽子在车站的屋檐下驻巢，偶尔飞来，偶尔停驻在石灰篱笆上，地上的鸟粪痕迹斑斑，和灰白的石板地相互呼应。在印象中，自动售票机曾经正常运作过几个月，之后再没有看见它为大众服务。电话在改换欧元后也改装了新的款式，紧贴在候车室里。

冬天的时候，候车室很温暖，暖气开得很足，大伙儿一排排坐在木凳上，直到火车到站时也不愿离开，迟迟才鼓起勇气面对外头刺骨的寒风。火车票必须在车站附近的咖啡馆里购买，那里站满了上班前享用早餐的人们，沸腾浓郁的咖啡香，烤得金黄蓬松的牛角包，在咖啡台上不断地传递。附近许多建筑工人在这里一面等着开工，一面闲

着有关运动日报的内容，某某足球明星的失误和球赛的结果，大伙儿不时在咖啡馆里大声发表言论，咖啡在挥动的手上变冷。

云朵稀稀疏疏地飘在空中，烟囱上冒着一团团的白烟，火车在小镇安静地驶过，仿佛深怕扰乱了镇上规律的生活次序。曾在五金店里与老板闲聊，熟悉的老板朋友Mauro说：“若你曾经在小镇上生活超过三年，离开后再次选择回来，那么你永远再也舍不得这山谷中的小镇了。”

在离开之前，我每一天努力地温习和习惯这里的生活，如镇守此地的火车站。

三楼

火车站前的笔直的巷子沿途种了两排大树，不晓得它们叫甚么名字，但随着季节变化，树也更换身上的颜色，如秋天叶子枯萎凋落，冬天深色的枯枝，春天的绿芽，夏天的茂盛枝叶，阴凉的树影。

从火车站走出，靠左，你可看见有栋房子的篱笆很特别，柱子上端镶了一些动物的雕像，左边是一只狗，右边是只胖胖的鸟，墙上还有一只暧昧的壁虎贴在角落，每一次经过这栋房子的时候，总是很小心地把它观察一遍，仿佛只要稍微不注意，壁虎就溜走了。二楼的露台上摆放着两个人头形状的花盆，感觉非常诡异，这又沦落成为我们朋友之间的话题，友人总是觉得这栋房子的主人精神不太正常，我们就这样讨论着，不知不觉就已经来到家门口了。

越过十字路口的交通灯，右转，前面有间提供影印和传真服务的书店，记得有一次因为翻阅杂志的时间太长而被店主责备，从此再也没有光顾。书店旁有间布店和男性理发店，曾经在布店询问窗帘的价格，理发店剪过一次头发，老板因为我第一次光顾还给我折扣，但很多我所认识的年轻人都在对面的Marco理发店理发。Marco的隔壁是钟

表店，接下来是咖啡馆、酒店连餐馆、内衣店和保险公司。眼镜店就在理发店的前面，另一间经营多年的咖啡馆兼雪糕店兼彩票球赛投注处的老板叫Fernando，室友Paola曾在那里兼职几天，她说那里不太卫生，并且工作安排没有效率，因此辞职。隔壁是电器店，电器店对面是运动用具商店。

再走下去，你将看见崭新的行人道，经过一段漫长的整修工作，所有的尘埃吵闹声终于得到平息。走在平坦的行人道上，不时跟路旁坐在长椅上的老人家打招呼，有时还得停下来闲聊两句，交换对天气的看法。此时银行就在你的右手边，沿着下来是高尚的时装店精品店、药店、宠物店、宠物理发店和医院。若你往右，转入阿诺河畔的小堤沿路走，你会看到老人俱乐部、超级市场……河水缓缓地流向下坡，偶尔你还可以看见鸭子们快乐地嬉水。再走下去我们将经过停车场和镇上唯一的面包店，再走多三十步，我们将在五金店门口停下。

我家就在五金店楼上的三楼。

杯子

我们又来到了音乐学院前的咖啡馆，只为了一杯illy咖啡，我们纷纷跟吧台后的老板打招呼，又是一股熟悉的香味传来。

老板递来的是个illy公司生产的限量版咖啡杯，端在手上仔细端倪，杯子上的图样非常精致，是某个巴西艺术家的设计。杯口宽大杯底窄小，圆呼呼得令人觉得可爱和贴心；杯耳呈圆形，圆圈里有个小小的洞，白瓷杯里的咖啡颜色鲜明对比，喝在口里时，竟有点感动。

“怎么样？一切还好吗？”老板问道。他一边将洗碗机里的杯子排好，一边与我们闲聊。

“还好。考试快到了，但作品太少，不好意思去见教授。”虽然只是简单地回答他，但心里却停住了许久，许多正在思考的东西仿佛一下子被那杯浓黑如墨的咖啡给冲洗掉了，剩下的只有模糊的记忆、空白的画布和呆滞的目光。

“要不要来个牛角包？”老板正小心翼翼地整理着玻璃柜里的蛋糕和点心，它们散发出诱人的气息。

面对着精美的点心，酥饼上端洒了如白雪般的糖粉，金黄色的蜜糖泛着光辉，还有许许多多丰满鼓胀的牛角包，安稳地躺在白色托盘上，馋嘴的我吞了好多次口水，仿佛可以听到肚子的欢呼声。

“好，就来一个奶油牛角包。”我对老板说。

在有点茫然的日子里，最好的打发时间的办法就是用食物来填补它。想想生活中的一些不快，许多问题一箩筐的挤压过来，这时候更是觉得应该对自己好一些。

其实我们可以拥有的东西并不多，并且失去很容易，仿佛生命里可以掌握的，也只有手上的这一杯咖啡，再加上一个外层酥脆，内容柔软浓郁的牛角包，其实这对我来说，已足够令我快乐起来。

从寒冷的外头走入另一批客人，喧嚷热闹的气氛顿时充满了整个空间，老板热情地跟每一个人问好，我们退至咖啡馆的一个小角落，眼看老板招呼他们，用的只是一个平白普通的咖啡杯，心里不竟传来一阵温暖。

迟到

Alberto总是迟到。

Vincenzo和我在美术学院的自动贩卖咖啡机前闲聊。

那天刚好阳光特别的灿烂温暖，我们纷纷走出课室，来到学校后院的小公园，那里正是雕塑系的地盘。学生们在工作服上加了一件外套，小心翼翼地修补他们的雕像，我和Vincenzo则非常好奇地捧着咖啡四处观看，并且不断地对他们送上微笑。

其中有一个红色的塑料合成雕像，悬挂在两棵树的半空中，形状像是一颗扭曲的种子，升空之余难免因为那条绳索而受限制，我和Vincenzo感叹，艺术总摆脱不了形式上约束。所有形体的东西，都逃不开被塑造的命运，有人选择破坏，有人选择改造，有人迷惑而不知所措，有人冷眼的看待它但并不接受它。譬如这个红色雕像，它选择了停留在半空中，它是绚丽的，但是只因为它不踏实，为了挣脱地心吸力，才引人注目。大胡子Vincenzo，只是笑笑地观看着，偶尔点头。

我们在很多雕像旁走过，庭院里有个小小的水池，但却干固许

久，水池的上端有个石雕，是个坐姿抱水盆的人，他的面孔模糊，质面粗糙，但我却忍不住停留在它的面前。雕像盆里的水如浓郁的液体流出，缓慢的像是一条绳子，牵绊在他的怀中，他没有时间，没有所谓的动或静，只是无声地停留在大地上。

很多人建立他们对物体、形体的认识，并且学习技术上描绘“形”的功力，但可悲的是，一旦他们达至所谓形体的展现空间，就仿佛得到了开启艺术殿堂的钥匙，他们却已经不能舍弃那牢牢囚禁他们的外墙，而自满的自圆其说。我不禁感叹，一个升华的红种子，和一个平凡粗糙的石雕做比较，虽然它没有绚丽的外表，但却让经过它的人们停驻，心如平静的湖水泛起一圈圈的涟漪。

在这时候，迟到的Alberto从背后递来另一杯咖啡，阳光刚好洒在他的脸上。

过去的日子

日子仿佛回到日记里的那一页，一切过去的事，历历在目。

Jean是我比利时神学教授Michel的朋友。因为曾经上了一科《从神学的角度看性教育》的课，因此而认识了Michel。我们经常在课后一起聊天，一起吃饭，也经常谈论起东、西方哲学思想的差异。其实自己对东方哲学思想的认识极之肤浅，但我相信哲学必须融入生活里才有意义。Jean就在我认识教授的一个月后来了，我们在小镇的教堂外碰面，教授吩咐我照顾这为只会讲法语的Jean，我唯有点头答应。

Jean刚来到意大利的时候，除了教授，他就只跟我说话。为了不让他在这异乡感到孤独，我尽量在放学后到他的宿舍陪他，在厨房里我读着我的美术史课本，他泡茶抽烟，有时弹弹吉他，哼着很烂的曲子，自得其乐。一面喝着他递来淡淡的绿茶，一面看他在一张烟纸放上适量的烟草，然后小心地翻卷，最后用舌尖轻轻的滑过含胶水的部分，粘合。烟雾弥漫在空气中，很快地他就抽完了一根烟，重复卷烟草的动作，手指头轻快灵活地活动着，气氛非常的慵懒，我的美术史仍然停留在1854年的法国，当时的写实主义带有政治的味道。

Jean只花了一个月就开始讲意大利语了，但是严重的法文鼻音却改不了。紧张时，意大利语还是说得一塌糊涂，法文意大利文纠缠不清，但是相处久了，还是听得懂他的意思。

他不喜欢群体生活，因此我们两人经常在郊外散步，然后回宿舍喝茶抽烟。日子就像一匹流水账，悉数着琐碎的步伐，不小心我们已经习惯每天见面的日子，有时在晚饭后，骑着电单车在山路上飞驰，然后在路边喝啤酒聊天。

有时会想：“为甚么人会有思想？人与人之间为甚么有那么多的差异？东方跟西方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就像过去的日子，其实很多东西没有多大的差别，相隔的，也只不过是那几页薄薄的记忆。

体温

夜里很冷，客厅的窗口面对着小镇里的一座古老城堡，楼下就是一条流经翡冷翠的阿诺河，因为住在靠近河边，房子感觉更是潮湿，那寒冷的空气像是渗透了骨髓，披上一件羊毛的寒衣仍然觉得有点冷，那种冷是我经过几年来已经熟悉的温度，几乎变成了我的体温。

然而，这样的体温，还是让我一直慵懒地窝在沙发上，包裹在温暖的睡袋里，阅读美术史教授分发下来的课本《法国写实主义》。那是一本沉闷的书，讲述艺术和政治的相会，由法国写实主义大师Gustav Courbet带领我们走入历史，历史是需要艺术家作纪录的，因此他的作品尺寸都很大，并且经常在火车站及其他公众场所展出，因为历史是属于人民的。他说：历史课本里纪录的只是某些名人伟人的事迹，或是一场战争、事件的发生，然而普通的人民根本没有纪录在里头，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穿著，他们的社会，这一切彷彿都是被忽略的。

生活中细小繁琐的杂务，使我们忽略了许多事。我们也都都在纪录历史，我们都是时间的见证人，每一件周遭发生的新闻，重复地在电

视收音机上广播，仿佛每一分钟的过去都带着某些意义，我们这一些微不足道的人都在这里浮沉、度过。Courbet的1854作品《Bonjour, Monsieur Courbet》，画中Courbet与另外两人在郊外相遇，其中一个取下了帽子向他敬礼，表示尊重。“日安，Courbet先生。”那是一句非常响亮且充满阳光的招呼。后来，在布拉格的现代美术馆里看见高更的一幅画，也取名为《日安，高更先生》，当时竟然感动得里流下热泪来。

黑夜里，没有点点的星光，我陷入Courbet的理想中，四周寂静的窗口里，点燃着昏黄的灯，河水声潺潺地流入耳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在夜晚睡觉时我们把它交给梦，而梦把它们纪录下来，分类、归纳，并在不同的时段播出。

原来我们的体温都是温暖的，只有在感动时，倍感炽热。

沙发

每一次回到家中，把自己埋在柔软的沙发里，连根脚指头都不想移动，躺在那里，直到室友Paola回来。这是智利朋友Lucio送我的礼物，一张令人慵懒的沙发，它的柔软度介于床跟枕头之间，硬中带软。每一次吃完晚饭，我和Paola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坐在右边，我在左边，我们两人捧着热茶，一口一口的边看电视边聊天，一个晚上就这样消磨过去了。

舒服的沙发对一间屋子来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外头劳碌了一整天，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它抚慰我们疲惫受伤的心灵，这样回家才有意义。

翻开出门时顺路购买的报纸，无法专心阅读，因为与教授的对话一直在脑海里盘旋着。

今天在课堂上与教授深谈，有关身为艺术家所应具备的条件。我们尝试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分析艺术家的身份，随着时代的改变而调整了它的地位。教授分析说：“艺术的开始是为宗教上的用途而形成，

因此早期的画家、雕塑家大部分为工匠，直到文艺复兴时，艺术家的地位几乎与神明平起平坐，因为借着他们的手，把超性的神明／上帝以具体化的画面，呈现在我们面前，其浩瀚的工程令人们崇敬万分。后来艺术家，在各派别标新异立的风格中，被人们视为脱离现实世界的疯子；战争的时代，艺术家是先锋队的代言人，政治的革命家。直到普普艺术，艺术家已经换装成为走在时代尖端的超级巨星；直到现今混乱的时代，艺术家的身份已经越来越模糊，我们可以是一个木匠，但也许是个出众不凡的雕塑家，艺术家的定位更是在飘浮于实体创作与概念创作上。”

在生活上充斥着拥有很多理念的人，但实际对艺术的了解和开发，却在这里产生了疑问。我们在这个话题上各持己见，对于定位这个沉重的名词，我们不得不反思自己对整个艺术理念的热诚和容忍。

咖啡在手上温暖了寒冷的手指头，报纸被丢置在地上。其实世界犹如一张温暖舒服的大沙发，欢迎不同思想及理念的人们来坐坐，无论我们的定位在甚么位置上，别人怎么称呼，有人喜欢坐在右边，有人坐在左边，有人夹在中间，但一边聊天一边思考，很快地，一生也就这样过去了。

大胡子 Vincenzo

每一次在校园里遇见大胡子Vincenzo，我们总是亲切并快速地交换两个亲吻，然后才开始我们的话题。藏在他红色胡子下的微笑，腼腆地展开，我总是喜欢作弄他，扯扯他的长长卷曲的头发，然后把视线转移到他的脚上，看看他今天穿了哪双破鞋子，露出的袜子是否干净。

“怎么样？近来在画些甚么？”我们总是以这句话来作开场白，彼此交换最近作画的心得及生活状况，然后相约到校内的自动贩卖机前，或是外出附近的咖啡馆一起喝杯咖啡。每一次都是来到熟悉的广场前，我们常去那家，回到我们的角落喝东西闲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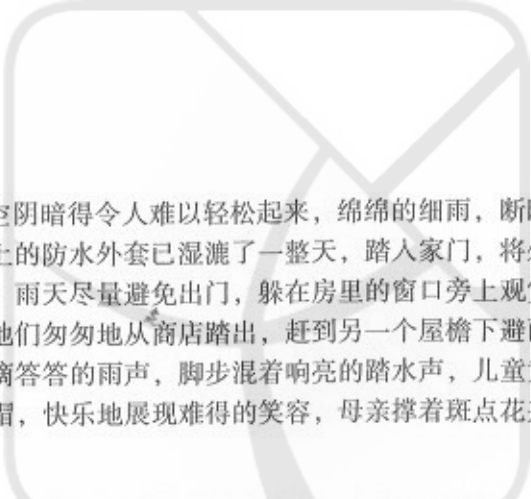
Vincenzo曾几次被警察叫住调查，就只因为他那把厚厚的红胡子，看起来像是恐怖分子，当然Vincenzo还是非常友善地出示他的身分证，然后仔细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对Vincenzo我实在无话可说，他的善良跟他的外表，在陌生人的眼中这两件东西是不匹配的，但是我喜欢他自然的样子，他DIY的服饰和鞋子，虽然浑身穿着破破烂烂，但在细节上他是干净的。

Vincenzo说话向来不太大声，再加上那把厚长的胡子，听他说话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出问题。每一次当他开口时，我都会留意他的胡子，如果他兴奋或者生气，胡子就会激烈的舞动着，幸运的话，还可以看到那叶粉红色的唇。

经常跟Vincenzo坐Alberto的车到城市外围的美术馆看展览，Vincenzo是最从容不迫的一个，而我却是最兴奋，最扰攘的一个，Alberto总是猛抽着烟驾驶，但是我们拥有共同的目标，在平直的高速公路上前进。两旁的风景急速后退，Vincenzo在后座安静地看着窗外的风景，而Alberto却和我滔滔不绝的聊着天，有时一不小心，或是一时嘴快，犯上了严重意大利文语法的错误，Vincenzo狂笑不已，他的胡子比出错更精采，像是一把会飞的扫把，在空中激烈的舞动着。

真想扯一扯可爱Vincenzo的大胡子，然后在他脸上给个结结实实的吻。

雨天



天空阴暗得令人难以轻松起来，绵绵的细雨，断断续续地下个不停，身上的防水外套已湿漉了一整天，踏入家门，将外套挂在墙角的衣勾上。雨天尽量避免出门，躲在房里的窗口旁上观赏走在街道上的行人，他们匆匆地从商店踏出，赶到另一个屋檐下避雨，世界仿佛只剩下滴滴答答的雨声，脚步混着响亮的踏水声，儿童黄色的雨衣、雨靴和雨帽，快乐地展现难得的笑容，母亲撑着斑点花卉的雨伞为小孩遮雨。

雨天令我记起雷诺阿的画《伞》。巴黎的春日，熙熙攘攘的行人突遇阵雨，于是张开的伞群形成了有趣的弧形线网。前景是个年轻夫人，她臂挽着篮子，篮内装着几顶代售的帽子；后面一个绅士模样的男人，想要上前以遮雨来讨好这位妇女。前景的右边有两个赶集的小女孩，其中一个手拿着滚铁环，眼睛注视着观众，她们身后的妇女斜着头对他们微笑。

雷诺阿采用紫蓝色调描绘整个画面，使到整幅画充满节奏，其实画里的人物并不多，因为色调的气氛，画中的景象显得异常热闹丰

富，给人一种拥挤感。春雨绵绵的巴黎街景，拥挤的集市，仿佛在耳边有阵闹哄哄的声音，感觉非常亲切动人。

屋子楼下的路人纷纷躲在角落的咖啡馆里喝着咖啡，孩子们吵闹着父母亲给他们买个Kinder巧克力蛋，报纸在圆桌上翻开，笑声谈话声在咖啡馆里响亮，雨声仿佛点缀了周末的气氛，咖啡馆墙上的海报和桌布，交映着亮丽的服饰色彩，这个画面感觉更胜雷诺阿紫蓝色的画面。郊外镇上的居民总是喜欢在屋子外的长凳上闲坐，雨来了，大伙儿凑挤在屋檐下，继续闲聊，雨伞在空中如飘浮的蒲公英，在手上起起落落。

其实世上每一个地方的雨天都美丽，只要不带来灾害，听着雨声，心情起起落落，从窗口看出去，雨天像是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画，墙壁如梦一般缩小，雨滴庞大如汽球，一声一声地传入耳内。

遥远的汽笛声

佛罗伦萨市内没有地下铁，我们只有乘搭在公路上行驶的橙色小巴。从郊外抵达城市的公共交通工具，有极之不方便的巴士，还有经常罢工的火车。火车是我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因为贪爱郊外小镇的优美风景，因此每天不辞劳苦地乘搭往返约九十分钟的火车上学。

火车在靠近车站时，广播器传来生硬的女声，警告乘客们不可越轨，不要把垃圾丢在轨道上……。我总是仔细地把广播听完，然后慎重地环视身边的人是否触犯条规，然后小心翼翼地上车。其实很多时候因为酣睡不醒，而扮演Macgyver在最后一刹那，跨过月台，越过铁轨，直奔向正在关闭的车门，把身子塞进剩余的门缝，险象环生。

曾在佛罗伦萨的火车总站，遇见一个慌张的中国妇女徘徊在大堂的中央，停住在火车班次告示板下迷惘，她看不懂意大利文，不晓得该是在哪个月台上车，再加上她无法跟他人沟通而一个人紧握着行李，四处张望，寻找救星。我走到她跟前，开口用中文对她说：“需要帮忙吗？”她兴奋得点头，连忙把车票递过来，满怀着希望的注视着我。我把带她到火车出发告示表下，与她一起寻找她该乘搭的那班

火车，把出发时间、抵达时间，和第几号月台等信息，清清楚楚地注明在车票后，然后对她仔细地说明。她感激得不断掉泪，问我从哪来？我对她说：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真是好人！”她紧紧的握着我的手，连声赞美。她的火车距离出发时间尚早，我带她到其月台上等车，后来因为我得上车回家了，而结束她对我倾诉关于她的故事。

火车站，对我来说并不是个浪漫的地方。在美术史教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比利时的超现实主义画家的展览，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幅画，是一个宁静的火车站，一辆火车在黑暗的夜里停驻。宽大的画布，如宽敞的火车站，一切显得那么寂寞、荒凉，彷彿在耳边可以隐约听到遥远的汽笛声，有一声，没一声的鸣响着；是抵达，或是离开？在每个人的心里有着一厢情愿的想法。

寂寞星球

漫步在空旷的广场中，左右古老的建筑物安稳地竖立在旁，阶梯一层一层的重叠起来，斜斜的石梯上，有着斑驳的水印，这是午后的意大利广场，连鸽子都懒得出来晒太阳、找东西吃。

课堂之间的午休时间，偷偷地散步到美术学院后的广场，阳光零零散散地洒落在石板地上，风还是有点冷，身上的外套裹得更紧，口中吐出白白的雾气。虽然不是甚么旅游盛季，还是有几个穿着简单的旅客倚靠在阶梯上休息，阅读手上的旅游手册《寂寞星球》。

莫名地喜爱着《寂寞星球》这个旅游书系列，藉着它的信息我们得以在这个寂寞的星球上行行走走，它引导了许多陌生的路人在陌生的国度寻找熟悉的脚步，使我们不至于在慌乱的城市里迷路，疲累的黑夜里找寻一个歇脚的地方。

有人问我：为甚么旅行？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很多时候并非因为存粹喜欢旅行而旅行，大部分原因是因为需要。需要出去透透气，看看别人的生活，别人的日子怎么过？然后为自己找到一个平衡点。有

些人不需要旁边的因素来提醒他生活的意义和理由，有些人比较容易感到疲累、迷惘；出去走走，把身子和脑袋抛向另一个陌生的国度，让它们在陌生的环境中找到镜子，看清楚自己脚下的步伐。

我们都是随着岁月前进的，不管我们愿不愿意。

旅途中最需要的东西，是休息。在旅途中，休息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坐在空旷的广场里阅读身边游客借来的旅游手书《寂寞星球》，书中记录了许多景点迷人，旅人们走过的路、感想和心得。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拥有太多的寂寞旅人，不晓得是因为寂寞太难受而旅行，而是因为旅行变得寂寞？不管怎么样，他们在长途跋涉中散播记忆的种子，欣赏他人的历史和文化，学习宽容，学习放弃和融化自己的固执。

我们多余的感动，在旅途中蒸发，在疲累的身子中得到解围，直到那一刻，我们想回家了。

最终又回到起点，总在旅行归来后想出发，在出发后想归来。

影子与气味

“人习惯找寻昔年生活的影子与气味。早年的日子过的愈缓慢深刻，追索于今日之与昔相似的情怀则愈浓。或是，愈感今日之不堪，则愈倾向于昔日之佳美来托寄幽怀也。”

——舒国治的《理想的下午》

读到「城市的气味」这一段文字时，鼻子正寻找新鲜的红蕃茄气味，还有西芹的独有香味，那常溢于厨房里的各种味道。厨房是个不可思议的地方，除了在此准备不同时刻所需的食物，与友人们相聚喝杯咖啡时，这里充满了咖啡蛋糕饼干的味道，除此之外，浓浓的感情也在空气中流动，时光在厨房里趑趄溜走。

早上的阳光只照射在露台上。常与室友Paola在周末的早上，清洗一整周的衣物，刚铺上了新的床单，然后在露台上喝着刚煮好的咖啡，面包也在烤箱里慢慢膨胀，表皮呈靓丽的金黄色，影子也快乐地

跟随在我们背后，躺在露台的沙发上。经过厨房，电视播着周末的娱乐节目意大利版的《快乐星期天》，大伙儿载歌载舞的欢乐，兴致勃勃的现场广众，每一个人脸上的欢笑，这是世上最美丽的画面。阳光逐渐照射进来，一寸一寸地侵入厨房，我们已经把所有湿漉漉的衣物和床单挂在露台外，风偶尔将它们移动，光把它们变得有点透明。

舒国治书中寻找城市的印象，而我却在乡村的小镇上寻找日子中留下的影子。原来在不同的时宜和地点，人总是努力在寻找一些过去的东西，而那些无形的东西往往更是勾起记忆的钥匙，一旦打开了门，左右景色就也渲染起来，变成了熟悉、怀念的景象，一如隐形的气味，在适当时候涌起，仿佛循着鼻子，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个房间或人，回到那一个空间。

露台外一排排的衣物如旗帜招展着，厨房里的光线温暖，咖啡的味道还是浓郁不散，直到午后的取代是蕃茄酱的味道，迷迭香和西芹也在桌上散发其清新的气味。在赤道的房间里，深切的怀念着这一些如梦如影的东西。难道怀念过去都是因为今日的不堪吗？这是打死我也不肯承认的事实。

少女肖像与风

这几天风吹得很大，似乎想把地面上所有的东西吹走，路上的行人过马路时，不时把外套拉紧，深怕一不小心，外套围巾都给狂风卷走。来到住在山坡上巴西友人的家，美丽的小屋面向宽阔的草原，客厅的落地窗清楚的把室外的景色带到房子里，我们坐在原木桌旁喝茶吃点心，一边聊天，一边欣赏着翠绿的草原，想象明年的夏天，农人开始种植一排排的向日葵，心情如红茶般，甜美细细地渗透体内。

Luciano给我欣赏他近来忙于临摹弗美尔（Jan Vermeer）的油画《少女肖像》。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选择这位荷兰画家？”弗美尔绝大部分绘画的内容主题皆是周遭的日常生活，以中产家庭的妇女生活为主线，如《倒牛奶的女佣人》、《读信少女》、《情书》……，细腻地勾画室内陈设，以及女性闲情逸致的日常生活。其画中的平面透视通常为两个套间，房间有半敞开的窗户，毛织的帷幔和素雅的摆设，反映了荷兰一些富裕的家庭生活的平静、安逸和满足。

然而那《少女肖像》在客厅的墙上显得非常寂寞，深沉的背景把少女的轮廓明亮地突显出来，头巾懒懒地从头端滑落下来，耳垂上白色的珍珠泛着光。这一种画法，一般学者认为他主要是深受和荷兰著名科学家精确的科学精神影响，在那个时代，使用这种精神在绘画上为一种新的尝试。但是Luciano临摹的《少女肖像》却显得有点粗糙，除了构图和色彩忠于原画之外，其它如少女眼中的神彩，口中的话仿佛停留在空气中，那欲言又止的表情，细腻鼻子高挺的配合完美的唇……。Luciano没有把它画好，可能因为他只是一味想把细腻的技巧表现，徒有色彩和笔触的画面但欠缺灵魂。一幅好好的《少女肖像》，在他人的画笔下，显得庸俗和凄凉。

我还是微笑地对他说：“可见得你已经下了一番功夫了。”他高兴得留我吃晚饭，我们继续闲聊其它关于创作的事，但眼角不时瞧见墙上的她。

几天后，Luciano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因为风吹得很大，那《少女肖像》从墙上掉下，脸部被桌角割毁了，他心痛了很久。

或许她不愿意变成那样，风也看见了……。

《安魂曲Requiem》

有一阵子经常在午后清理屋子时，把莫扎特的《安魂曲Requiem》放在厨房里的唱机上，一听就是一整个下午。

先从房间开始打扫，入门《Introitus》的男高音和合唱团从寂静到高昂的情绪，我正把一大片雪白干净的床单铺盖在垫褥上，音乐在起落的手势中融入呼吸，急促地把床单的四角塞好，只留下平滑的床面。这时，已经来到《N.3 Rex Tremendae》，接下来的《N.4 Recordare》转入悲泣，女高音和男高音交叉的合唱着，那时我已经将肮脏的床单和衣物放入洗衣机里，在舀着洗衣粉时有点悲戚地看着盒内的蓝点。

接下来该是流泪的时候，曲子已经来到起伏很大的部分《N.6 Lacrimosa》，那是非常壮观的合唱，声音澎湃如海浪般，一阵一阵、一波一波地回流。画面暴力地充斥沉长的河流，仿佛悲伤的人群源源不断地徘徊着；我的清洁工作在地板上来来回回，棕色的磁砖地板在扫净后，抹上一层带有薰衣草香味的地板清新剂，地面泛着薄薄的光芒。客厅厨房仍等待着我，灰尘蒙上的厨具在阳光中倍感清楚；音乐来到

祝福的部分《Benedictus》，一切又变得安详，轻柔的曲调慢慢地游走，我来到冰箱的前面，用布用力地拭擦门上开关留下的污迹。一切事情仿佛都是蒙受祝福的，在食物的圣殿里，油迹、酱油咖啡的污迹等都是美味回忆留下的踪影。

唱碟不知转了多少回，重复了多少次，我的清洁工作依旧不能完成。太多琐碎的东西环绕在屋内，一面每件仔细的抹过，一面不留心地侧听柏林合唱交响乐团的《安魂曲Requiem》，乏味的工作在如此神圣的音乐陪伴下，竟然变得严肃和认真，情绪在汗水和清洁剂的交汇，疲累不堪。这样消磨周末下午的时间，显然有点寂寞，一个人在自己的空间里，为自己清理，音乐和午后的太阳，把空气里的尘埃挥成透明的网，撒在屋子里，而我又得将唱片，回放一次。

电影院和百合咖啡馆

来到翡冷翠其中最好的一间电影院“奥地安”，它就在独立广场后。我与友人约好了在广场的石板凳上等。

独立广场的两旁有全翡冷翠最高级的咖啡馆，其中一间名叫百合咖啡馆。我与Cecilia总在考完美术史后，相约在“百合”喝杯咖啡庆祝考试结束。吧台上庞大的水晶花瓶里插满了白色、溢满香味的百合花，金碧辉煌的装饰，很有品味地摆设着巴洛克风格的铜雕，咖啡在华美的环境和灯光的照射下，味道有微微不一样，或许是因为心情佳，我们都在苦涩的咖啡里，除了加糖，仿佛也加入了一些还有许多抽象的隐形分数。

环视四周的装潢，发现外国游客居多，原来悠闲的心情并不是人人都有，只有渡假的旅客、学生、富裕的闲人……，而我们正是刚考完试，心情非常愉快的学生，脑袋一片空白，像是被掏空了似的，迷糊的游荡着。服务生穿着整齐的制服，打着黑色的蝴蝶领花，非常专心的打着奶泡。手上的卡普其诺倾满了浓厚的奶，然后在奶泡的上端，轻轻地画出一个心型，隆重而端庄手势，令我们感叹不已。

我们小心地捧着咖啡四处环顾，发现每一个小摆设都有这间店的历史，老旧的咖啡杯印着黯黄退色的金字标签，杯嘴上有个小小的崩裂，但是细细的缝却刚好开在杯耳的附近。从墙上的黑白照片，经过时代的改变，店面做了少许的改变，除了较现代的冰箱、磨豆机、按钮式蒸气咖啡机、电子收款机……等机器，其它如美丽图案的大理石地板，天花板上的壁画，墙上的浮雕，一切彷彿都在时间里停留，改变的只是匆匆到世上走一圈的人，场景永远的安静地等待着路人经过。

来到电影院，与“百合”属于同样年代的雕花设计售票处，我们买了两张票，踏上完美斜度的楼梯铺满各种颜色的大理石，高佻的天花板，垂挂一盏壮丽美观的水晶灯，鲜红的天鹅绒墙布上点缀着金色的图案，我们一步步地登上二楼的大厅，找到了位子后，屏息期待。当那束白光照射在白墙上，我们步入了另一个时空、年代。

春天的记忆

关于春天的记忆有两个，第一个是每逢春天时准时到访的德国朋友Hendrik，第二个是罗马的清晨。

Hendrik是在友人的“春天派对”里认识的，他是我朋友室友的老友，念广告设计。我们都玩得很疯狂，整个派对除了很多吃的东西之外，还有大量的酒精。每人各自带来一瓶酒，喝完开胃酒就香槟、红酒、强烈的伏特加青柠汁汽水……。强大的音乐覆盖所有人的声音和思考，点点的烛光分布在四周，墙上挂着的是友人的油画，裸着身子的她和男人的背影。我们背对背的坐着，还有许多人环坐在椅子上、床上、地板上、角落、桌子上，贴着脸说话，音乐流动在空气中，杯中的饮料慢慢减少，转换位子，换个话题，或是听众。

春天是适合淫荡的，一般人这样认为。

每一年春天，Hendrik这家伙就会出现在小镇火车站，然后我们出去夜游，参加派对。同行寻乐的还有念哲学系的Tobias，美术系的Ria。驾着Ria老旧的Mini在公路上飞驰，我们在寒冷的凌晨里，赶到

迪斯科跳舞，Ria在舞池中打功夫，Tobias在人群中玩捉迷藏，大伙儿浑身解数地跳动着，汗水湿透了衬衫，呼吸急促，啤酒浇灌在干枯的喉管。我们停在山丘上抽烟，然后回家睡觉，当时太阳已经呼唤所有的人起身吃早餐。约了一班人在阿诺河畔的一座桥上喝酒聊天，在温暖的阳光下，不熟悉的人渐渐变得熟悉，Hendrik躺在石板上，他对我说 “春天，很舒服。”

另一个春天的记忆，在罗马前往大使馆的街道上，一排排老旧但依旧宏伟的建筑物，路旁壮大的树干上长出嫩嫩的绿芽，阳光经过街灯、交通灯、告示牌，洒落在大路上。

斑驳的阳光，照射在数百年历史的城市上，过去或是现在，时间并没有亏待任何人，每一年，春天还是一样的到来。

绵羊仔

有个在澳门出生的意大利朋友Dante把他的机车Honda “Bali” 卖给我，我们都把它称为“绵羊仔”，其中一个原因是，它，非，常，……慢。

绵羊仔外形宽大强劲，深紫色，坐位宽大舒适，但其速度跟外表完全是两回事，绵羊仔只供一人驾驶，不得车载任何人。每当上山坡的时候，轮子跟引擎发出十分牵强的声音，深怕它们在半途中罢工，让我随绵羊仔滚下山坡。沿路一些车辆越过我们，眼角不忘瞧向我们，这种感觉让我记起了一个童话故事——《龟兔赛跑》，而我就是那只慢吞吞的乌龟，正朝向终点努力前进，希望更快地抵达终点。

它住在公寓下广场旁的停车场。曾经一度它停驻在我家门口旁，成为了那条街的标志，只要看到它，就表示那个马来西亚人在家，如果消失一段日子，大伙儿紧张地询问他的去向，当地居民以此计算我在家的日子。后来，公路局说不可在公共走廊停车，因而被罚款，绵羊仔改在广场对面的停车场停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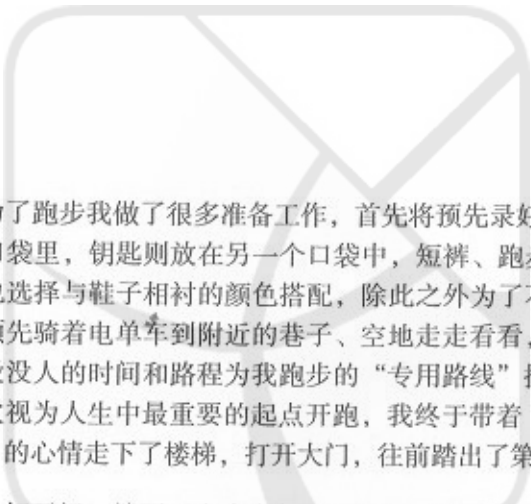
冬天，在刺骨的寒风中飞驰，眼泪不受控制的飘出，肌肉关节等部分都冻僵了，在下车时仿佛听见‘卡擦’，关节摩擦的声音，耳朵手指们失去了知觉。

绵羊仔在潮湿或寒冷的天气时不愿意工作，天气晴朗时，偶尔在半路也会暂停，但是如果让它休息一个小时，它又恢复了动力，简直比任何女人还会耍脾气。

我爱它，并不是它特别好，而是在我最需要出去的时候，它带我离开，离开苦闷寂寞的屋子，到外头呼吸比较不一样的空气。轮子滚动的速度加快，倒后镜模糊了路旁的树木。在风中，某些沮丧的情绪得以平复，两旁的风景，灿烂的阳光，一针一针地缝合心灵上的伤口。

人，总是会面对这样的状况，因为寂寞难受。

跑步



为了跑步我做了很多准备工作，首先将预先录好的音乐MD放进外套的口袋里，钥匙则放在另一个口袋中，短裤、跑步鞋都是全新的，袜子也选择与鞋子相衬的颜色搭配，除此之外为了不让友人取笑，还特别预先骑着电单车到附近的巷子、空地走走看看，仔细地观察并选择一段没人的时间和路程为我跑步的“专用路线”探路。为了顺利进行此次视为人生中最重要起点开跑，我终于带着“万事具备，只欠行动”的心情走下了楼梯，打开大门，往前踏出了第一步。

一打开门，楼下五金店老板Martino见我全身“武装”打扮，就开口问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过你跑步喔！今天吹甚么风啊？”我不好意思地对他微笑，赶紧加快脚步头也不回地往前跑，不敢张望身后老板的脸孔，只听见老板喊道：“努力啊！加油啊！别让法拉利追上你啦！”顿时倍感全身僵硬，四肢发软，体内缺氧。

好不容易来到了“私家专用路线”，安静无人的四周让我的心情放松了不少，把MD中的音乐播放，偶像意大利老女人Mina的歌声传入耳内更是刺激体内的运动细胞，为今天细心安排好的计划进行热身，

作最好的准备，马上跑步的行动就要进行了，突然有种兴奋且紧张的感觉。

做完了全身和所有关节的柔软操后，阳光已经大刺刺地照射在整个草原，远处除了一些偶尔经过的小货车，大部分的人都躲在家中睡午觉。全身已经开始冒汗，脸颊上的汗水一直往下滴，心中忍不住大叫：“我来了！”

一辆熟悉的小货车Ape*从小路驶来，里面坐着熟悉的脸孔，原来又是楼下五金店的老板Martino，这一次他从车窗对我说：“怎么跑得比我的蜜蜂慢？是不是太重了？”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我“专用路线”跑步。

* Ape，意大利文，意思为蜜蜂，一种意大利小型货车的名字。

快乐的画

有个巴西朋友经常请吃饭，在他家白吃白喝了好多餐后，终于答应为他的客厅画一幅画。那是一间在斜坡上，拥有渡假心情的屋子，宽大的落地窗面对着一片宽敞的农作地，窗在不同的季节，更换玻璃的颜色。夏末的时候，一整山坡的向日葵填满了窗，骄傲地面对我们并灿烂的绽放着。

为了使整个客厅活跃起来，不得不舍弃常使用的颜色如黑、灰、棕、银白和金。所有明亮的色彩在这周遭的环境里，等待某个人将它们留在画布上，而我将是那“某个人”。

“当它是你最快乐的一幅画。”巴西朋友对我说。

那是个美丽的早晨，所有的光线通过窗口照射客厅的白墙上，浅白的影子有叶子的形状、树枝……。温暖的客厅有张圆木桌，桌上铺着一条暖色调的格子桌布，胖胖的水果盘摆在桌子中央，有橙、梨子、苹果、葡萄、香蕉……等色彩鲜艳的水果。白色的灯罩低低地在餐桌上方，昏黄的灯泡点缀食物的颜色。我站起身来，到厨房里拿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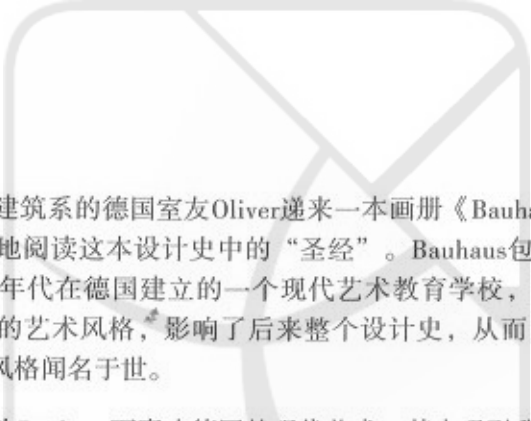
水泡茶，Marcus递来一桶牛油饼干，我们涂上各种口味的果酱，茶很烫，注入牛奶和赤糖后，温度刚刚好，在嘴里散发甘甜的奶茶香。

“生活太美满、快乐令我画不出愉快的作品来。”我对Marcus说。“因为只有生活是最真实的，而画里的东西只不过是记忆中的某一个影像，一种模糊的纪录。”

环顾四周美丽的景象，许多明亮的东西，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都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幸福的气味，彷彿连呼吸都是全世界最优美的动作。我们喝着茶，谈及“最快乐的画”，画虽未成型，但心情却像是刚完成画的快乐心情，饼干上的果酱在舌尖融化。

画，何时才能完成？就看在未来的日子里，快乐的日子有多长。

在线散步



念建筑系的德国室友Oliver递来一本画册《Bauhaus》，并且吩咐我仔细地阅读这本设计史中的“圣经”。Bauhaus包豪斯是二十世纪20—30年代在德国建立的一个现代艺术教育学校，其大胆革新的现代主义的艺术风格，影响了后来整个设计史，从而以“包豪斯Bauhaus”风格闻名于世。

因为Bauhaus而喜欢德国的现代艺术，其中吸引我最大的原因是它简练的线条和块面的处理，在简单的几何图形中，它们变化出无穷无尽的画面，其形体更为立体，尤其是家居设计，他们的创意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有一段日子，几乎生活在德国人的圈子里，除了每天面对德国室友Oliver之外，画室里的几位德国同学和他们念哲学的德国室友，我们每天见面时互相交换亲吻，像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邻居，寒暄问暖几句，然后开始闲聊家常话题起来，但每当陷入艺术主观的话题时，我们仿佛回到了每个人出发的起点，原来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一些自身文化历史背景，然而这东西在争论时膨胀得遮蔽了我们的眼

睛。德国人在理论上是固执而坚定的，他们不妥协的态度令人难受，在相互的比较下，亚洲人显得弱势、被欺压，因为我们懂得“息事宁人”。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且最；令人讨厌的方式就是认输，若纯粹只为了不伤害之间的感情和和气而承认自己错误，这也是最坏的方法。

包豪斯其中一画家克利说：“一幅画就是「一条线去散步」，随着途中遇到的不同情况，这条线也在不断地变幻着自己的性质；行得顺利还是艰难，是不是彻底受到了阻碍。”

我们经过许多转折后选择这里，原来我们都不知道在日子中，我们悄悄地改变了对方，过程艰难与否，心中难免有点抽痛着，但是我们仍在学习对方的语言和脾气。

回到各自的岗位继续努力，像是在一条在线散步。

Ben Harper

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是在Alberto的车上。记得那一个清晨，在Alberto家过夜后穿了他的黑色寒衣，车上的冷风在窗外咻咻地微响着，就在那个时候，Alberto对我说：“我想你会喜欢他。”

就这样，我喜欢上Ben Harper。

后来，在Paola的午饭后，音响中又再次传来那把性感的声音，我们在浓郁的提拉米苏和激动的歌声中，渡过一个惬意的下午。

Alberto在车上哼唱着他的歌，却不知道歌词的意思，我陷入音乐与文字编织成的网中，被所有的感动捕捉了。把CD放进唱碟机中，《Live from Mars》一场来自火星的现场演唱。我不住在想：当时为什么Alberto如此肯定他会是我喜欢的类型？是因为他的声音，或是因为曲风、旋律、歌词、乐器演奏、创作概念／理想……甚至是他的生活方式所吸引？

第二张唱片里的自弹自唱的曲目都是较为抒情的，他的声音和创作才华，在现场的收音时更是表现得热情奔腾，深深把身边每个

人的耳朵灌入音符，我们在他声音里找到一个窗口，一个可以走出去的门，外头的风细细地吹入，然后放下一张让我们躺下歇息的躺椅……。因为家里的玻璃窗很薄，不得不紧紧地将身上寒衣裹上，Ben Harper舒张每一根神经线、一切自然而舒服地放松。

“Ben Harper在什么时候加入了我的生活？”我问室友Paola。在厨房的音响里重复播放那把磁性的声音，我们在熟悉的段落中齐声合唱，仿佛一切该形成的画面皆是如此的美满，我们才知道，原来很多人都爱他。

但是我仍旧不明白，为甚么Alberto如此肯定地说我会喜欢他，然后在高速公路上不语，一脸忧愁？

This may be the last time I see you / but if you keep me in your heart /
together we shall be eternal / if you believe / we shall never part / The stones
from my enemies / these wounds will mend / but I cannot survive / the roses
from my friends

素食餐厅

很多很奇怪的心情都无法整理出一个头绪来。

瑞士好朋友Lucia带着她的小孩来探望我们，她可爱的混血婴孩在摇篮中沉沉入睡，其实我们已有两年没见面了，一切感觉都非常熟悉，只是陌生的婴孩提醒我们，她已经是妈妈了。在学校的广场前，大伙儿嘘寒问暖并约好一起吃午饭，决定逃一整个下午的课，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学校附近的素食餐厅。

餐厅很小，我们是第二批踏入店里的顾客，我们全都不晓得这餐厅是怎么样的作业方式。后来经过和主人谈了几句，原来就像在家吃饭那样，我们得自己去拿刀、叉、杯子、碗碟等用具，桌上的面包任我们吃，餐牌就写在厨房的墙壁上，客人们把餐牌抄毕后，交给厨房，然后等待领取食物，才回到座位享用。店面的摆设很简单，非常装饰性的油画，朴实老旧的桌椅，还有柜台前的蛋糕点心用它们美丽的外貌召唤着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大伙儿心情都很好，完全没有想到我们来到的是间素食餐厅。

几乎所有菜单上的菜式都是陌生的，我胡乱地点了一道耳形通粉，朋友们都点了菜，其中也有炸豆腐淋上我们都看不懂的酱料，外表沧桑。结果上来的菜尽是谷粮做出来的烩饭，炉烤芝士蔬菜的馅饼等，食物虽貌不惊人但吃起来却是非常清新可口。再加上餐桌上的特纯橄榄油质量很好，简单的吃法就是把橄榄油倒在盘子里，撒上一点盐巴，用面包沾着吃。

很久没聚在一块一起吃顿饭，感觉特别好。气氛在很轻松的情况下弥漫，大家都似乎忘了我们还有课，我错过了铜雕课，但并没有后悔，已经许久没有拥有过这么好的心情及情绪，惬意地让时间流逝，美食当前，友人在旁，人生有几何。我们举杯庆祝我们的相聚，赤红的葡萄酒在我脸上染上了颜色，这样的午餐，我决定下次再来这间素食餐厅。

葡萄酒

葡萄酒是每日餐桌上的必备饮料，尤其是住在世界闻名的产酒区之一，Chianti酒的产地，更是最好饮用红酒的藉口。Chianti红酒其涩味较重，比较适合与主食如肉类、芝士等主餐搭配，饮用的温度最好是室温，即是 $12^{\circ}\text{C} - 14^{\circ}\text{C}$ 。味道初尝时有点干涩但带木香，纯朴干净，入喉顺畅，口腔里留下一股淡淡的酒香，尤其配上著名的翡冷翠牛排，两者混搭的味道更是更是天衣无缝，只是现在很难找到味道佳、新鲜又安全的牛排，因为大家都害怕感染疯牛症。

在我家附近的酒厂可以买到质量不错的Chianti酒，但我却很少向他们购买，因为我不怎么喜欢该酒厂的红酒有股金属的涩味，可能是因为工业化的缘故，或是土地水质的差异，喝起来，我还是比较喜欢那带有木香的味道，淡淡的在口腔里散发出来的葡萄酒。

因为熟悉一些在酒厂里工作的朋友，经常往那里串门子，友人带我参观他们工作的地方，除了酒厂我还参观了他们不公开的地下储酒库。参观后感到有点失望，在厂里他们已经不使用旧时的木桶储酒，而改用现代化的金属储酒库，通过一条条的输送管，将葡萄汁输入，

然后等待酒精慢慢发酵、成熟，再将酒装瓶和包装，然后才输送到各个地方售卖。

一些被专家鉴定过的酒厂，葡萄酒的素质当然好，只是价钱也非常可观，曾经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有关红酒的节目，其中一瓶叫价最高的红酒高达马币五万块，看得我目瞪口呆。其实小酒厂有小酒厂的优点，家庭式，味道较其它大量生产的酒有点不同，并且省略不必要的包装，价钱便宜，并且可以享有家庭温暖亲切的感觉，买多了也跟那酒厂的主人有了交往，你买一瓶他送你一瓶，那是跟大酒厂很难办到的，酒味，带有人情味。

非常怀念旧日那一排排的木质酒桶，它们在地库里随着时间的流逝的画面，葡萄酒在岁月里慢慢发酵。

喝酒，尝它的味道，是件非常舒服的事，跟适当的人一起喝更是一种享受。跟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一起喝，味道也都会变差了。室友Paola说她在某种情况下，尤其是男的意图不良的话，她告诉自己不醉就不会醉，坚持清醒到最后一分钟。

春天来了

每一次春天快来临的时候，总是很快乐且兴奋的想写一篇文章叫做“春天来了！”，像是迫不及待的小鸟报喜，积极地向所有有耳朵的人歌唱春天的喜讯，但每一次都不成功，因为在拥有这念头的第二分钟内取消，因为感觉非常俗不可耐，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可以做出这种玩意儿，但这一次我决定把内在这份一年一度的“季节兴奋症”传染给大家，好让那些对花粉敏感的可怜人得以安慰。

春天是果然是个美好的季节，除了那种在严冬后的劫后遗生的感觉之外，遍地的野花也带了清新的气息。第一个可以感觉到春天的讯息即是草地上开的小白花，接着下来的几天内，小黄花也布满了整个草原，仍在睡眠的大树，枝头的露水唤醒树上碧绿的嫩芽，不久后，枝丫赶紧舒张的第一片叶子，配合深沉的树身，颜色美得不可开交。

厨房里播着一首美丽的歌，它除了歌颂美丽的春天，还有许多盛开在内心田地的花朵，充满着阳光和绿荫的世界。“每个人心里，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梦……用它来种甚么……种桃种梨种春风。”春天的风吹来是舒服的，心情像只鸟儿，翅膀随着风的方向飞

翔，在上头温暖的阳光照射下，草原上有个忽大忽小、到处移动的影子，抬头寻找鸟和蝴蝶的踪影。骑上机车绵羊仔到山丘上兜风，小路兜兜转转，大树上每一片叶子都充满了生命力，强壮的遮盖路的两旁，湿湿的青苔，攀延在树皮上，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植物，都一块展现它们的美丽，一路上亮丽的色彩，尽收眼底。

其实春天最美丽的记忆是小镇火车站前的小路上，种满两排高大的树。清晨赶火车匆忙时刻，也不忘了张望树上叶子随着季节的交换而变化，从嫩嫩干净的绿色，到小小的叶子慢慢地浓密起来，渐渐地扩散变浓，直到一整棵树长满了夏天的样子。在那时候，我们已经淡望它们在冬天时光秃秃寂寞的样子，春天，已经把我们带到另一个色彩缤纷的国度。

站在对面

美国女摄影家Nan Goldin有幅作品，《Nan and Brian in bed, New York City 1983》金黄色的阳光照射在Brian的身上，他正在抽烟，而作者本身却依靠在苍白的枕头上凝望着他。墙上也是一张Brian的照片。

结果这张照片令我难过了一整天，久久无法从照片里悲哀的气氛抽离出来，就像相片里Nan迷惘的眼神无法远离他光滑的背，然而，那不是他的脸，脸孔也干脆被省略了。窗口外的阿诺河无声的流动着，情绪停留在冷冷的空气中。寂寞的露台，斑驳的阳光觉不到温暖，咖啡慢慢地流入体内，我还哭不出来。

Nan说：“我总是在想，如果有计划的时常去拍摄某些人，我就永远不会失去他们。然而，我的照片却是所有我曾经失去的证据。”

照片里Nan躺在床单上，裸身抽烟她的男人Brian则茫然地存在。在拍摄时Nan完全不知道照片冲洗出来时两个人的距离这么的远，男人坐在床沿抽烟，Nan在床上抱着枕头看着他，整张照片充满了疏离的

思绪，就像是两个人的关系中，有一些小小细微，有时连肉眼都无法察觉的事情，是好是坏，旁人无法给予任何的帮助，只能靠自己渐渐地清楚，慢慢地整理。Nan在照片中发现了这个难以察觉的一刻。她说：“我从来不知道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这么遥远，就在我们刚刚如此的接近之后。”

事情永远往我们无法估计的方向驶去，在现实的世界里更是模糊和脆弱。Nan的作品中，都带点无奈的气氛，镜头下的男女在时间和环境里停留，我们透过她的照片得知他们的故事，一段微小而隐私的故事。我们像是好奇的偷窥人，在他人的生活中寻找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因为极小的共同点，我们放大悲伤或快乐，心情激荡得难以控制。也许因为这样，旁观者清，但有时还是不得不质疑这句话的涵义。旁观者从来不参与或介入，难以身临其境，站在对方的前面观察，往往隔了整座山那么遥远。

喜宴

从马来西亚回来意大利时，在华丽台录了李安的《喜宴》。这是我最喜欢的其中一部电影，曾经在新加坡的电影院和马来西亚的录像带看了几遍，删减的程度有点不一样，毕竟两地的电影法律条例略有差异。除了李安惯用的电影技巧和节奏，尤其是他对中西文化的差异看法跟妥协，深深吸引和感动我。

近几年来在电影上探讨这类的主题越来越多，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人与之间的距离和隔膜，有时并非只是局限于语言或文化，更多时候是时代的交替时所产生代沟，思想的鸿沟是很多人无法与其最亲近的人沟通、分享。但是，文化的进化趋势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的包容性和惯性是何等的强，在面对交通和科技进步，人与人之间的交通越来越紧凑，不谈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距离，但地方文化和语言的影响，足以让一个人换上另一件灵魂上的外套。

在电影中，朗雄在他面对新文化和年轻人的新思想时，身旁每一个人都认为严肃、古板、固执的他无法接受以及承担，他儿子伟同无法对他表明的秘密，但他选择隐瞒所有人，所有事情的缘故和结果。

其中感触最大的是妥协，身为父亲无奈的妥协。因为只有这样所有的结局得以圆满，而他期待新的生命，下一代，他的子孙才可能降生到这个世界上。

李安定居美国，文化的冲击理所当然在他的生活里占据一定的比例，但他的含蓄和寻求开放生活中的平衡所给予的提示，给我很大的启示。虽然并不是住在美国，但处在欧洲，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这里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也必须在很多方面取得平衡和融入。当渐渐地习惯某种思考方式后，之前的拥有的逻辑和生活概念却在分叉路上变了样，形成一个新的模样，这就是所谓的成长。

《喜宴》的最后一幕，在进入机场柜台时，保安人员拎着感应器在朗雄身上移动，朗雄缓缓展开双手如太极拳的手势，妥协，投降。

在这遥远的国度感受特别深刻。

墓园



她递给我一束花，说

“我从墓园回来”

啊那幽邃的墓园

墓碑在花海里永恒地航行

<黄昏课> 罗智成《光之书》

我永远记得在罗马尼亚小镇的墓园，在一座外表像是童话里的城堡的东正教教堂旁边，因为我们不被允许进入参观而跑到墓园里乱窜，祥和的气氛在高高低低的十字架中弥漫。

我，一个陌生的亚洲人在墓园里寻找美丽的墓碑，一个哭泣天使的石雕，一个正在祷告的小女孩石雕，还有些记录了那已经逝去的句子。墓碑都靠得很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兜着走，院子的外围种满了松树，阳光透过枝叶间的隙缝点点地洒落在墓碑上，斑驳的青苔和长期被雨水侵蚀的石灰，像是一幅岁月留下来的抽象画，而我是没买票

擅入的观众，在石像间游游荡荡，快乐地欣赏着时间免费的作品。

不晓得为甚么总在牵扯上死亡的气氛时，我总是想起凯斯哈林（Keith Haring），在他的日记的最后一页写着他对比塞塔的好感令我非常感动，并且他说：“生和死是不可避免的，我想我拥有一个美好的生命并且每一天都是惊喜，我高兴今天我还能活着。”读着他的日记，他的朋友们一个一个的死去，当他发现他自己本身也患上艾滋病时，从恐惧到接受事实，到将他提升为力量，那一种对生命的热诚，可以从他的旅程的日期和地点看出来，仿佛赶着办完所有的事，短暂匆促的生命。

在柏林的那个夏天，一个人到处闲荡着，与朋友约会的时间还有一段距离，我又不小心的踏入了一座老旧的坟场，又是那宁静的气氛把我带到树阴下，彷彿空气稀薄了许多，潮湿的周遭蔓生着绿色的攀藤植物，一个老妇女在清理着走廊的落叶，靠近围墙的水喉下的铝桶弯曲成奇怪的形状，矿泉水瓶所切割出来的简陋临时花瓶，分布在墓碑前，大部分的花朵凋谢枯萎了，相应着围墙凹凸不平的砖块，我在一个老旧的石板椅坐下，翻开我的记事本，把这一段宁静的时间纪录下来。

搜寻记忆

发现近来的记忆越来越差，只走了一步，却忘了下一步要做什么。

这个忧虑在生活中不断地浮现，担心会越来越严重。或许某一天再也记不起来所有人的名字，忘了我最爱的人与事，脑袋里只留下空白的布幕，过去的放映机投射一个个模糊的影像，所有美丽的画面都已退化，只留下一辑抽象的色彩，那就是我的曾经。

然而在画里，一直寻找可以帮助我留下所有我曾拥有的全部回忆，它们都在我的线条中找到它们的位置，并且成为永恒。或许那是个非常小我的做法，在人类的历史中，除了战争，人们在书本中读到的，都是一些改朝换代的大人物，和笼统的社会概括，至于一般市民的遭遇，他们生活中所付出过的，时间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都在阳光退下的那刻黯淡。

一部美术史就是一部人文历史，所有在时间中留下的面孔和服饰，都成为我们感叹声中的据点。米勒的『拾麦人』，Gustav Courbet

的「采石工人」，梵谷的「吃马铃薯的人」……都表现出人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轻微的动作透露生命力，人类顽强的生命力。在梵谷刻意的强调下昏黄的光线中，每一只手显得特别粗壮，仿佛就像是在土里生长的马铃薯，粗贱但在每一餐的主食中不可欠缺，但画里没有抱怨，没有描述一般家庭的纷乱，只有黯淡昏黄的灯光照射下进食，重复宿命性的生活。

曾在布拉格的国家画廊里看见高更的一幅油画，「早安，高更先生」，主题与Gustav Courbet的那幅「Bonjour Monsieur Courbet」一致。我竟然不能自己的流下泪来，在伟大美术史里的印象派大师跟前，大溪地简朴的生活信仰和他厚实的色彩，展现超于现实的印象，和高更隔壁狂放的梵谷呼应着大地的美。艺术给予的感动有别于人与人之间的感动，是一种超性的感触。

在寻找生活中的记忆时，许多画面浮现眼前的，尽是一些所认识的人的脸孔，然而这也是我的历史。

笔迹

有个朋友，我努力地把他的模样留在记忆中，但总是记不起他整齐的五官，只是记得他说话的样子和狂乱的舞姿。

临走前他给我一通电话，那时我正出门，在马路旁交通来往的小巷的交界，嘈杂的车辆汹涌的来往不停，我在电话中仔细地聆听他模糊的声音，还有笑声。在众多的意外中，他仍在意大利，隔几个小时后他将返回他生活的地方，在最后一刻遗憾没联络上我，但现在我们终于可以道别，宣告我们的距离。原来我们都尝试联络对方，但总在相互的交错中错过。

电视上意大利邮务局的新快递服务的新广告，一贯的宣传标语：一封信直达心坎。画面开始一位电台DJ踏进了夜半的录音室，打开了当天到达的信件，他非常职业地读出那一封写给他的信；半夜里的空中播送着信的内容，远处的街道上有辆车在交通灯下停下，车里的他非常专注的聆听收音机广播的声音……亲爱的DJ：我认识了一个男孩，他非常……他的电话越来越忙碌，或是没有回音……后来渐渐地没有再联络……然而相信他现在再也认不出我的声音和笔迹……不晓

得你有没有发现这封信下没有签名……。录音室里的DJ读到这里黯然地发现某件事和某个人，空中没有声音，另一头的街道上车里的那个人，画面上浮现手写的一句话：一封信直达心坎。

我在电视前感动起来，那一系列的广告仿佛告诉我们已经越来越少人写信，可能往后我们已认不出人，因为我们认不出他的笔迹，换来的只是冷冷的计算机字形。虽然我们不必再担心看不懂某人的字体，或是担心他人读到我们写的错字，因为电邮的方便，我们只需在键盘上按出我们所要表达的句子，荧幕上就会出现工整的字体，经网络传送达至另一方，或打印。写到这里感到无比的悲哀，文字里的触觉经已冷却，很多时候收到一个熟悉的字体时，不必写下名字，我们却已明白对方的生活思想的变化，然而如广告里的DJ一开始熟练地读着信，可能已经遗忘曾经熟悉过的笔迹，钩不起他对写信人的记忆，当时对他来说那只是一封普通的听众来信，但后来熟悉的味道慢慢地渗透出来，渗透出来，浮现……。

现在很想给他写一封信，让他开始熟悉我的笔迹。

秋天

在秋天开始之前，当夏天还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购买厚重的寒衣，为另一个寒冷的季节作准备。

我爱秋天。更爱秋天阴凉的天气和淡淡的哀伤气氛。山丘上的葡萄成熟了，农人忙着在田地里忙着工作，一辆老旧的货车停在狭窄的碎石路旁，来往的居民互相问好，整个郊区的生活状况，就像是Peter Mayle书中形容法国南部的画面，而我们却生活在其中，被秋天干燥的风吹袭。

走在葡萄园里的小路上，伸手可几的葡萄一串串的挂在扭曲的葡萄藤上，忍不住抓一把，一面散步一面吃葡萄，然后把种子吐在黑黑的泥土上，希望明年长出一棵小幼苗，但是严厉冬天的雪会将它夺走，一想到这里就更加努力的吃，希望在众多的种子中，有一顽强侥幸的种子可以生存。

跟着秋天的脚步到来的还有绵绵的细雨，如丝的细雨。雨从早到晚一直下个不停，地面上的水印仿佛从来没有干过，寒衣上还得加上

一件薄薄防水的外套，外头除了灰暗，还有明明灭灭的灯光，所有人仿佛等不到黑夜就把灯开着，照明屋内走动的小孩。

厨房里的沙发是我最温暖的窝，在柔软的抱枕包围下，我的世界仿佛只剩下电视。电视里的小人唱着快乐的曲子，所有的来宾都配合节奏欢乐起舞，色彩充斥整个荧光幕，然而我的心还是有点沮丧，有点伤感。

是因为秋天吗？是因为季节的转变，我们的感伤在树林转变颜色的同时灰黯了起来？然而我们还来不及整理我们对它的感觉，以及准备迎接它的到来，但它已却在受寒气袭击的耳朵告知它的存在，并且确确实实改变了整个小镇的颜色。

即使忧伤，我还是爱秋天，因为满地的落叶为我铺上最柔软的路，因为它勾起我久违的乡愁。

逃亡

当天气太阴沉，心情无法获得开朗，所有种种的情绪混合在一起，当我无法忍受寂寞带来的沉重，我又逃亡了。

逃亡的定义是甚么？因为一个人无法承受或者面对现实？因为无法与事实妥协？走投无路？我无法把这些因素整理成一个堂皇的理由，只知道如果不离开，事情只会变得更糟糕，短暂的逃离，可以让自己换换空气，脑袋比较清醒时才能思考，以及做出决定。

买了一张南下的火车票，找一个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在电话上说明我来了，因为需要一个休息的地方。他告诉我说：“来吧。”我就这样远离所有熟悉的人与事，来到一个在山上的小镇，一个安静得有点吃惊的地方。

小镇名叫Panni，站在一个陌生小城的车站里环顾四周：老旧的墙上招贴火车抵达和出发的时间表、没有听筒的公共电话、无法上锁的厕所门、被涂鸦的石板凳、生锈的扩音器、陌生的空气……。陌生的空气取代了一切对着环境的看法和印象，在这罗马往南还要三个多小

时的路程，然后再转更小辆的区域火车，抵达的陌生小城，在这里终于有种逃亡的感觉。

或许这样不算彻底的逃亡，投奔一个我所认识的人，并且在他的周遭打转，让他照顾。总在最软弱的时候，希望有个不必思考的地方，让紧绷的神经线纾解下来，或者更甚的是忘记自己的存在。

当心里有着放逐的念头，逃亡就算成功了。



Madredeus

很久没有那么富裕过，刚刚发了薪水，马上到市区内走走看看。已经很久没买唱片了，在唱片店随便逛逛，心里想如果可以找到Madredeus的《O Paraíso》是多么好，结果在折扣的柜台上找到三张减价的Madredeus，一张早期的专辑，一张双cd装的Lisboa Live专辑，一张近期的专辑。结果狠狠地买下双cd和近期的专辑，好不痛快。

Madredeus是一个来自葡萄牙的组合，由一个女主音 Teresa Salgueiro，一个男手风琴，两个吉他手和大提琴，风格非常传统拉丁曲风，悠悠地哀伤，古典稳重的吉他和背景的大提琴，敏感的女主音充满细腻的忧愁，并且那属于庆节的手风琴竟然也缓慢地在风中哀叹……我竟然在唱片店感动起来。其实第一次接触这组合是在德国的Klön，就是那张蓝色封面《O Paraíso》，我还记得在我的日记里画下封面的样子，发誓回到意大利一定要买下这张专辑，这已是三年前的事了。如今在家仔仔细聆听这两张专辑还是不由自主的感动，我肤浅的葡萄牙文零零星星的明白几句歌词。

竖琴——海洋上的孤独

我去了海 / 甚么也看不到 / 连 / 我也不见了 / 我只可以听见 / 一首歌的 / 孤独 / 我在唱 /

我在黑暗里感到孤寂

我曾经梦想抵触的喜悦在那儿……

就这样我记起为甚么我离开的理由 / 因为海洋和我的竖琴

我曾经梦想抵触的喜悦在那儿…… / 为了爱的起见已经被遗忘了 / 爱是多么美好 / 哪个比较好

像是一首短诗，再加上葡萄牙文特有的发音，懒散不经意的吟唱着，时高时沉，盘旋的旋律弥漫不散，那淡淡的伤感，也像是一个疑问，或是回答。曲名尽是《渴望》，《一切之后，我的歌》，《样子》，《未来的秘密》……。

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可以刺激思维的音乐来帮助创作，即使甚么也不做，那深深地感动像是一双温柔的手，轻轻地擦去心里的尘埃，并且仔细地打磨令它恢复曾经没经磨损的光彩，用它来感觉最细你赋人类的情感。每经这样沉浸在音乐里，呼吸的空气也仿佛改变了味道，熟悉的人也像是有那么一点点陌生。世界显然跟以往有点不一样。

天空

我又无法思考了。

每当面对寂寞的时候，天底下仿佛只剩下我一人，在此呼吸、挣扎、生存。摇个电话给Paola，在电话上无法倾诉心中纳闷的感受，但是从语气中，我们却靠得很近。

天空有点空洞，没有任何云朵，甚至连一台飞机也寻获不着。Paola说，没有云的天空，天气会比较极端，空气有点寒冷。套上一件棉制的寒衣，走出家门，找个比较热闹的咖啡馆喝杯东西，感染一些纷乱的温暖。

如玮栩的诗《冬天生产一种味道》：冬天生产一种味道 / 是磨擦双手而来 / 近似冰点的风 / 对皮肤进行刮痧 / 划过手 / 如同一根火柴划过 / 擦亮阴暗空气后 / 留下饱满的腥腻。我在咖啡馆里嗅到的味道却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味道，有人一面大声发表言论，一面挥舞着手上的烟，咖啡的香味和烟味混合成奇特的气氛，在吵杂声的伴奏下，我们被团团地包围。天花板上，空荡荡地悬挂着几盏老旧的灯，但是旧

得很有味道，选择一个比较安静且舒服的角落坐下，桌上有一碗置放不同种类的小糖包，有白糖、褐糖还有低脂糖。撕开两包褐糖倒入咖啡中，然后小心地搅拌着，咖啡上的细腻的泡沫染上浅浅的棕黑色，糖充分的融化了，停留在干燥的喉间。

从斜对角看向吧台，那里站着许多前来买烟和咖啡的人，小孩几乎把小脸贴在在玻璃柜上，因为柜子里的巧克力和蛋糕实在太吸引了。如果这一切东西突然被固化了，就犹如雷诺尔的画，优美的颜色从充斥着热闹的交谈声、笑声、玻璃杯子撞击的声音、音乐、咖啡香、酒香、花香、笑容、挑逗的表情、拥抱、亲吻……。

从咖啡馆走出来，抬头看见天空，意大利的天空总是那么的蓝，蓝得令人觉得，孤独，是有点可耻的。

为什么流浪？

为什么流浪？这是我经常问自己的其中一个问题，其实到今天为止，我没有真正流浪过，也从未遇见真正流浪的人，至少在我认识的朋友中，我们充其量只是随意地到处走走，到处溜荡。

溜荡有别于流浪，到处走走看看，但终究还是会回到原来的地方；流浪是抛弃出发点，将自己的开始无限的放在每一个到过的地方，然后停留，再出发，再停留，再无止境地出发。

每一次从一个城市迁移至另一个城市，行李也只不过是一个20公斤重量的背包，加上2.8公斤重的手提电脑，旅途中添购的书本和干粮，勉强胜任游客一职，称不上是流浪。所以说，每一次当友人以一副羡慕的眼神看着我，对我说：“像你到处流浪、自由，有多好！”但是他们总是不了解，在自由的背后所隐藏的寂和孤独。

卡尔维诺《隐形城市》里年老的忽必烈汗与青年马可波罗，在落日薄暮时坐在花园中闲谈，一个在怀缅过去，一个则是欣赏现在、对未来充满憧憬。马可波罗要继续不断地旅行，“他不能停止，他必要

前往另一个城市，在那城市中，他的另一个过去正在等待他……”

此时，忽必烈问到：“用旅行来重新体验你的过去？”

马可波罗的答复是：“他处是反面的镜子。旅行者知道他所有的不多，却要去寻找他没有的和永不会有的。”

在旅途上遇见的某个人，可能只是擦身而过的陌生人，或是酒吧里借火的人，他们模糊的脸孔，总在记忆中混淆成一幅画，而混乱的时空更是把所有的城市集中，结果走过更多的路，反而不能清楚记得每一个城市的面貌。

流浪能够将一切过程模糊化，只留下一些记忆，不管是重新体验过去或是寻找不曾拥有的，或永不会有的，我只希望有一天能够真正一个人，去流浪。

伤风

自小鼻子就有点问题，经常伤风、流鼻涕，并且在夜晚因整个鼻子都阻塞了，而使用口来呼吸，早上醒来时倍感喉咙干燥疼痛。对母亲来说，眼看我长年身不离手帕、纸巾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她经常询问药店是否有医治的方法。

清晨醒来时，除了张不开眼睛之外，鼻子也嗅不到味道，一阵于动的搔痒在鼻腔里，深深地并狠狠地把某些造成阻塞的东西呼出来，只见纸巾上有股带黄的浓浓鼻涕。伤风的时候，鼻涕如流水般潺潺而流，怎么组止也无法停止，严重的话，鼻孔双双阻塞，连呼吸也感到非常困难。卫生纸只能一张一张，一格一格的拭擦，通红的鼻子，痛苦的想干脆把鼻子切掉算了。

母亲非常在意。每一次看见我在擤鼻涕，心痛得一直吩咐我记得别着凉，然后为我购买一些较柔软的纸巾，因为鼻子已被擦得有点脱皮。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在深夜里听到有人轻轻地推开门扉，在黑暗里慢慢走近我的床，然后为我把踢开的被单再次盖上。每一次我都假装熟睡，不敢把眼睛张开，只感觉一股来自内心的温暖涌上来，被

单把我的感动团团包围。

然而长期的伤风并没有得以好转，母亲也从来没停止为我盖被，然而她并不知道在每个她潜进的夜晚，我偷偷地享受短暂的温暖，并且希望这一刻永远不会过去。

事经多年，总觉得这可能是人生中我必须承担，以及接受的其中一种缺陷，或是一个小小的痛苦，反而不将这问题放在心上，后来中学毕业后就到意大利去了。一个人在国外生活最害怕的事就是生病，因为病倒了，没人照顾，处境非常凄凉。

日子如一匹长长的流水帐那样地过去了，长期缠绕着我的伤风竟然在意大利，离我而去。

考试

天还未亮，夜色仍然支撑着它漆黑的幕帐，笼罩在整个屋子里外，但是我的房间里的台上已经照亮着一盏强烈的桌灯，因为考试期已经逼近，经常陪伴着我读书的，除了桌灯，无声的家具，还有一杯又一杯热烫的牛奶或咖啡。

早上醒来，总是被短促的梦惊醒而发现身上的睡衣皱折得惊人，一夜翻转难眠，而昨夜的书仍然停留在那一页，法国工业大革命不但影响了整个法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也影响了美术史的方向，而我梦里的自己也在模糊的世界里参与历史。我因此而醒来，但是却没有记得更多，只是强烈的阳光从绿色的木窗的细缝间照射进来，把我从遥远的法国唤回，来不及把所有的画面纪录下来，就回到白色的床单上。

经过多年面对考试，但是始终还是觉得有压力，临考前一个晚上总是睡眠很短，或是彻夜不眠，在苍白的房间里守着一盏灯，慢慢地将一行一行的字输入脑袋里，排列成一个宏大的世界和在它里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脚指被地板的寒气侵袭，冷得穿起厚厚的袜子，牛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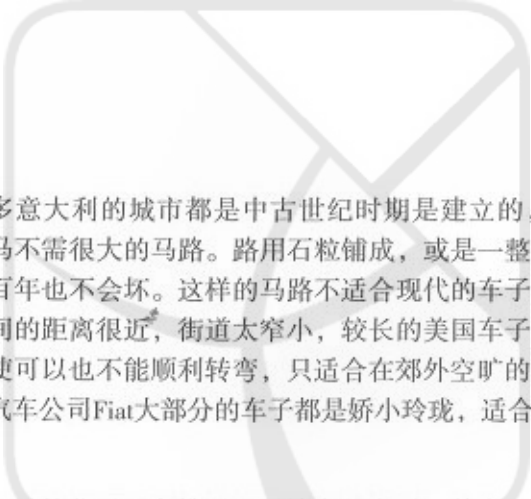
变冷了再加热，味道好像越来越浓郁，时不时转换坐的姿势，让身体以最好、最舒服的状态读书，不久后，就在桌上睡着了。

醒来又睡去，一部法国新写实主义美术史还不能完成。1848年法国，Courbet先生说：“我无法描绘一个天使，因为我从未看过。”在二十一世纪的我，迷迷糊糊地感受其中的意思，后来在我与教授的对话中，我也问了他这一个问题：“在你我的面前，天使从未出现过，但你仍然相信他的存在吗？”

不管答案是甚么，我从未怀疑过天使他是一种美丽的存在，Courbet先生他相信人民的政见和生活态度，应该如实的记录在画里，然而虚幻的神话并不存在生活中，天使因而在法国飞远了。

在考试中，我告诉教授，那是一个并非绝对的答案。

路的年龄



很多意大利的城市都是中古世纪时期是建立的，当时还没有车子，骑马不需很大的马路。路用石粒铺成，或是一整块石头打入土地里，几百年也不会坏。这样的马路不适合现代的车子，再加上屋子与屋子之间的距离很近，街道太窄小，较长的美国车子都不能驶入城市内，即使可以也不能顺利转弯，只适合在郊外空旷的场地邀驰。因此意大利汽车公司Fiat大部分的车子都是娇小玲珑，适合在意大利城市里使用。

城市里的巷子两旁排列三层楼高的房子，其中一个露台上缺落的浮雕长出了斑驳的青苔，在青苔蔓延的地方有个雕像，那是一个飞不起来的天使，而天使正注视着经过的路人，刚好我在下方抬头看见它光滑的脸。它仿佛在守护着巷子，每一个住在这里的居民无意地看见它，然后继续走他们的路。

巷子里还有一些平时看不见的风景，如阳台上开满小红花的盆景，像是把郊外的春天偷偷的藏在这里。拥挤的墙与墙之间剩下的空隙很小，有些窗口上还用小玩具来点来点缀小孩的梦。妇女们将用

完餐后的桌布在窗口外挥舞，让布上的面包屑掉落在地面，屋顶上的鸽子飞来啄食，小猫则在屋檐上舔着身体上的毛发，为爱干净的自己清理。另外一栋建筑物里传来音乐，高挑的天花板布满了彩绘，甚至可以看见墙的边缘都滚上雕花。

在城市里走动，往往把头往上看，伸直了脖子，贪婪地把每一栋建筑物收入眼帘，形形色色的阳台和墙上的装饰，各式各样的大门和造型特殊的门铃，都不由自主的发出感叹。狭窄的路，在建筑物之间流动着，区分了不同的领域：商业区、住宅区、历史区、行政区、观光区……。

兜走在城市中，不得不小心地观看每一块石头、门扇，抚摸它们脸上岁月所走过的痕迹，在凹凸凸吐的表面上，仿佛岁月就住在里头。来往的行人和车辆都记录和见证了，一条路的年龄。

版画

在密密麻麻的线条，油墨藏留在细缝中，铜版滑面上被纱布轻轻地拭擦过，潮湿的棉纸挺直地安躺上面，在滚轴之间辗转而过，一张被铜版复制的版画就这样诞生了。

还清楚记得第一堂版画课，教授Mongatti在油污很多的版画室等待所有的学生到齐后，缓缓地说：“对我来说，版画只有黑白。”他停顿了一下，环视课室里挤得满满的学生，继续说：“并且只有腐蚀版。”然后他举起手指向大门，“不赞同我的说法，或后悔的人请离开这间课室。”很多人穿起外套、提起包袱愤愤不平地离去，留下不到一半数量的人，其中我站在最靠近教授的身旁，他转过头来问我道：“东方人，今年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吗？”我就这样留在他的班上三年了。

Mongatti教授是个绅士，他总穿上整齐地大衣并打上蝴蝶结，嘴里刁着常年不里手的烟斗。在课堂上，他经常与学生们一起坐在工作台前聊天，偶尔把学生的作品当众分析和解释，我们如一群小动物般环绕在他的身旁，聆听他独特的见解，和他尖锐且刻薄的评论。

曾有一个美国交换学生问取关于自身作品的意见，教授仔细地看了她的作品后说：“作品嗯，的确很恶心。”女学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教授继续说：“但是要如此恶心确实不容易，非常佩服。”女学生几乎哭了出来，而我们全班却笑得七倒八歪，最后连那位女学生也破涕为笑，这就是Mongatti教授的功力。

洗不掉的油墨在掌上染成一幅画，而未干的厚棉纸上的线条也深深刻画了时间，坐在我们身边的Mongatti教授，我们也在他的脸上看见时间，但却是美丽却动人的画面。

失败

版画室里的人群匍伏在案，仔细地刻划每一条线条，空气中有股温暖的气氛，认真学习的气氛，感染了整个课室里的每一个人，其中我也靠在宽大的长木桌上紧握着针笔，在光滑的铜版上留下印号。

课堂中不时轻轻传来哀叫声，我们也不把头抬起来张望，只是跟身旁的同学交换一个简单的微笑，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制作的过程中，有人失败了。

从打磨铜版至如镜子般光亮的作业，已是非常困难的事，很多学生交换不同号码的砂纸，慢慢地将版面磨亮。在背后贴上一层的胶带，接着在另一面涂上一层厚度适中的漆。漆必须均匀和不含毛线，等待硬化后用电油灯，烟熏至干固漆黑，然后可以开始作画。将草稿的背面涂上薄薄的爽身粉，然后轻轻地勾描构图，将粘在漆黑表面的爽身粉清除，然后开始作画。

针笔将漆一条条的刮除，留下线条。线条的交错和铺陈形成块面，不同层次的面组成立体的画面，就这样一幅程序繁复的版画初版

就这样完成。在每一个制作的步骤中，经常出现无法估计的错误，例如漆中带有杂质、毛笔的毛发分布不均匀或者脱毛而导致漆面的光滑度、草稿的误差……等。我们经常面对种种的失败，有人出去抽根烟，喝杯咖啡缓和情绪；有人只是叹了口气，然后继续在同一个版上努力修改；有人到校园里的花园散步；有人到教授那里询问意见；有人甚至到美术用具专卖店买张新的铜版，重新来过。

在咖啡自动贩卖机前一面喝咖啡，一面跟同学聊天，慵懒的时间慢慢地从我们身边流过，突然有股作画的冲动，大伙儿一轰而散，各自回班上继续在铜版上建立自己的世界。

在版画上的失败，只不过黑白森林中的一朵小花，或是一根小草。

跳舞

诚如张爱玲所说：“中国是没有跳舞的国家。”我想马来西亚华人也不善于舞蹈，张爱玲继续说：“就连在从前有舞的时候，大家也只不过看看表演而已，并不参加。”

在舞池中伸张四肢，随意跟着音乐舞动着，血液中传送跳动的细胞，支配每一条神经线，舒展每一组肌肉。跳舞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是人和音乐的结合，还有许多隐形的氛围，将身边种种的包袱抛弃，回到一丝无挂的轻松。

跳舞跟我的生活几乎没有甚么关联，偶尔被巴西友人盛情邀请的舞会，在舞池外围摇动身体，源源不绝的啤酒和舞曲的推动，慢慢地步入人群，贴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们可以看见彼此脸上的笑容，在耳边交换心情的讯息。实际上我跟“舞”，仍相差很大的距离，充其量只不过是类似舞步的步伐，摇动的四肢姿势相当生硬，但是我非常享受在人群中热闹的情绪。

德国友人在舞池中夸张的舞动着，吸引了许多人的视线，而我在

旁小心地深怕被他撞伤，人们纷纷在转换音乐的那刻改变舞步，我们在跳动和闪烁的灯光中，寻找熟悉的脸孔。一张张模糊的脸上都染上鲜艳的颜色，明明灭灭的光仿佛是众人共穿的一件衣裳。我们穿越舞池来到吧台，点了两瓶冰冻的啤酒，浇灌干燥的五脏。周遭的人们的身体还是继续的摇摆着，无意识地随着音乐晃动。音乐笼罩了整个空间、每一寸角落，这时也是时候出去透口气。

外面寒冷的空气让我们的呼吸恢复平静，有人问道：“你快乐吗？”。我用力地点头。他继续问说：“那你怕寂寞吗？”。我想在舞池中感到寂寞，确实是件令人感伤的事。

生日

每一年的生日，都在这个时候，寒风从各方向吹来，家里的暖气已经开了一整天，每个房间都温暖的等待着友人的到来。厨房里的炉子上、烤箱里，也散发出阵阵的食物香味。

生日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与较亲密的朋友共同相处的一个借口。很多时候，因为生活上的种种的繁琐杂务，使大伙儿凑合不到时间在一起，偶尔通通电话联系，或者约个时间出去吃饭，也就只是这个样子。但是对于庆生这件事，朋友间都觉得这是个相聚的好机会，彼此见见面，为了冲缓那人增长一岁时，所带来的寂寞和孤单，并且交换温暖的问候和拥抱。

秋末初冬，寒风萧萧，小镇大街上的某公寓三楼，只见我一人准备约二十人份量的食物，从早上忙碌到傍晚，从厨房的烹煮工作到清理厕所走廊，时间仿佛在与我赛跑，为了准备晚上接待每一个友人的到来，我在屋子里奔驰走动。该处理的肉块都在烤盘上了，蔬菜都切好，并浸泡在水中，饮料都买齐了，杯子、盘子、纸巾、刀叉……都已在柜子里静静地等候着。音乐在空气中扬起一股悠闲的气氛，直到

午时时刻刻，一切繁忙的步骤马慢慢地减速，在沙发上喝着浓浓的咖啡，看着每一个沸腾的锅子，烤箱里的小灯继续点燃着，突然有种幸福的感觉，这些小东西仿佛在告知我们将会有个愉快的夜晚。

将厨房所有东西整理了，该清洗的用具也都清洗完毕后，把垃圾整理打包好后顺道走出去丢弃。回家的路上顺便买了面包和酒，把东西放在平时用不着的长桌上。回到房里，围上宽大的浴巾，泡个舒服的热水澡，将身上所的油污和疲劳清除。泡澡后，在镜子前仔细的看清楚自己的模样，每一年自己仿佛都改变了一些，但又无法说明到底是何处改变了。

换上干净的衣服，也是时候将烤箱里的蛋糕取出，然后打开电视，等待第一个门铃声响起。

打招呼

从课室里走出来，跟前来的同学打个响亮的招呼，把他们从迷糊的梦境里叫醒过来，看着他们吃惊的眼神，忍不住大笑起来。

有些朋友喜欢从后面突击他人，用力地、结结实实地拥抱一下，然后转过身来互相对打一番，又是一场快乐又亲近的打招呼方式。

在敏感的腋下骚痒、在额头上轻轻地拍打一下、拉一拉书包、丢张纸团……,总而言之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然后面对面给个微笑、拥抱或是亲吻。很多时候，两人之间的距离可以从打招呼看出来，彼此交换的眼神，总是虚假不了、掩饰不了内在的情感。

听一个神父友人说，有个人骑着脚踏车，一路上给予路人最大、最灿烂、最美的笑容，并且响亮地对每一个人打招呼，几乎曾经接触过此人的人们，都被他的喜悦所感染，其实快乐可以通过打招呼来感染他人。

与男性朋友，喜欢大力的拥抱，仿佛被一只壮大的熊给抱起来，原始的雄性在此完全白表现出来。与女性朋友交换快速双颊的响吻，然后轻轻的拢抱一下，嘘寒问暖，给予最温柔的问候。有时简单的握一握手，拍一拍肩膀，这么直接的一个动作，也让软弱的人得到最大的鼓励。

每一天总会遇见许多人，无论是在学校、工作地点或是家居附近，他们从你的前面、后面、旁边或某个看不见的地方迸出来。总是非常高兴见到认识的人，彼此打个招呼，交换几句话，然后继续往自己的方向走去。

每一次打完招呼，留在心里的却是一种充实的感觉：原来世上，住满了我所认识的人！

爱情和牙

意大利电影《牙齿Denti》其中一句对白是这样的：“世上在也没有甚么比爱情来得更恐怖了。”

其实这不是第一次被人将爱情和牙放在一起，台湾诗人夏宇把爱情形容成蛀牙，腐烂的爱情如蛀牙般的疼痛，在狠狠的拔离后又有种空洞的感觉。而我与拔牙的记忆相去已远，已经记不起那种痛楚。

爱情，众人渴望得到的一种东西，有人视为生命中的必需品，而有人则认为是奢侈品、消费品。很多人在拥有的时候总觉得是束缚，但在失去时却痛恨无法更长时间的拥有它，这样听来更是老生常谈，俗不可耐。说到爱情，每一个人仿佛都有话要说，不论是爱过的人，或是从未爱过的，都喜欢为这纤细敏感的东西批注。曾有个经常恋爱的朋友对我说：爱情不能想太多，想多了就不爱了，因为它存在于心内，而并非在脑里，不由得你思考。

因此爱情来了，也告知种种复杂的滋味的来临，恐不恐怖，就得看那人承担的能力和毅力有多大，是否可以将它抱紧，转换成温暖的

被窝，在胸口留下一股暖流，在脆弱或寂寞时拿出来取暖，这也是众人渴望的感觉。

然而牙齿，却紧系在牙床上。彷如爱情，经过多次、多年的咀嚼，生活中种种的味道如甜、酸、苦、辣、冷、热的反复煎熬，牙齿终于发出疼痛的讯号，告知主人该是说分手的时候。眼看一只陪伴多年的牙齿离去，留下的空隙令人感觉非常不舒服，但如果它不狠心地离去，日日夜夜的疼痛，令人痛不欲生，了无生趣。

最后还是要告别，但是可以选择的是：靠自己的双手，还是他人的手。

电视和清晨

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黑暗中伸手摸索寻找遥控器，然后往前方按钮，漆黑的房间亮了一个小方块，声音也从寂静中传开来。我努力地睁开沉重的眼帘，眼前的是一幕正在播着清晨新闻的主持人，转动身子，又把被单掩盖整个头，不想爬起身来。

挣扎了好久，终于起身。顺手将电视的音量调大，让扰攘的声音覆盖四周寂静无声的房间。阳光在窗外灿烂的照射着，但是厚厚的绿色木窗狠狠地将它隔绝，强烈的光线也不甘示弱地从缝隙间透露出来，在白色的墙上画上斑驳的光影。“应该是个美好的一天。”心里想。走到窗口前，首先打开第一层玻璃窗，然后再用力推开绿色的木窗，顿时间，眼前是空白明亮画面，眼睛受不住强光而禁闭起来，等到适应了早上的阳光，才慢慢地睁开。

阿诺河还是缓缓地流着，楼下的停车场还是停泊着邻居黄色的汽车，咖啡馆里已经有几个顾客正喝着咖啡。路上车辆虽然不多，但偶尔可以看见熟悉的车辆经过，对面邻居也把窗口打开了，露台上的盆景也点缀着点点的露珠，不远处的城堡模糊地只看见一部分，其它都

被早上的雾给遮盖了。

身上还是皱折不堪的睡衣，蓬松的头发，但是精神却已被清新的空气唤醒。走到厨房煮了一壶的咖啡，梳洗完毕后，换上整齐干净的衣服。倾满咖啡，一颗白糖，在露台上看着楼下的果树上凋零的叶子，还有二楼邻居五只白底黑点的猫。它们在小屋的瓦片上跳动追逐，有些跑到屋内，有些则继续在花园里游戏。

厨房墙上的壁钟告诉我说，该是时候出门了。回到房里寻找遥控器，用力按钮，把电视熄了，批上外套，把门掩上，走出家门。

咖啡和烟

有很多朋友都有这种说法：在喝着咖啡的时候，若有一根香烟陪着，视为人生一大享受；或是在抽烟的时候，有杯咖啡滋润干燥的喉咙，更是美好的事。

我喜欢咖啡，但却不喜欢烟的味道。可能因为鼻子敏感，每当有人在房间里抽烟，总觉得香烟的味道粘在身上每一个部分，甚至连沙发都带有浅浅淡淡的烟味，因此抽烟的朋友都知道我家露台有个吸烟区，除了简单的防水沙发，还有古董烟灰站座，让他们有个舒服的抽烟环境。

时间的过去，接受香烟的程度比多年前好很多，偶尔兴起也刁起一根香烟与友人一起分享美好的时光。看着袅袅升起的白烟，在空气短暂的成形，然后消失，其带有苦涩的味道在喉管间留下一股的味道，嘴腔干涩，就在这时候如果加上漆黑苦涩的咖啡，浓郁的咖啡将所有的味道清除，流到胃里去。

午饭后的时刻，慵懒而疲倦，炽热的太阳把我们赶入咖啡馆里，

在吧台上点了一杯浓厚漆黑的咖啡，友人又是点燃一根烟，在空气中吞云吐雾。咖啡让我们的味觉感到非常舒服，把口腔里繁杂的味道冲洗干净。咖啡上的泡沫在上端围成一个圆圈，糖在温热中融化，隐形的咖啡因仿佛也让我们精神起来。当我们走出咖啡馆时，室内里的人群仍继续在吧台旁喝着咖啡，有人翻阅当日的报纸，有人大声交谈着，有人专心的吃着手上的三明治，有人将杯子里的泡沫用小匙将它吃干，有人刚刚进来……，每一人都参与一幅温暖的画面，嘈杂的声音、咖啡的香味和弥漫在空中的烟雾。

就这样，他们说：美好的人生，都在指间的一根烟，和手中的一杯咖啡上。

诗和诗人

与“诗”在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扯上关系。小学华文老师教我们写童诗，她说：小孩是最有想象力，最适合写诗。就这样开始用我所学到的词汇，组合生平第一首诗。

在中学的时候，我的华文老师在一场演讲比赛的台下问我：想学写诗吗？他没有告诉我任何理由，我也就这样答应了。他就是陈强华老师。后来，我们开始每个星期聚会，在学校食堂、水坝、快餐店、老师家、黄花树下……上课、读诗。那时我们称呼自己为《魔鬼俱乐部》，强华老师并没有明确地说明这名字的意思，他更早的构思为《火山爆发》之类的名字，最后不了了之。《魔鬼俱乐部》的成员每星期必须交上至少五首诗，批改回来的是满满不堪入眼的红色笔迹。我们在错误中继续写诗。在我最迷惑的时候，我们开始读夏宇的《腹语术》，开始把我们的影子腌起来，还来不苍老就写了许多晦涩的诗。

没有任何企图，也没有任何使命感，只因为一群人快快乐乐的聚集在一起，文字是我们之间最好的桥梁，也是我们共同的话题，但是在聚会中我们经常离题，久久还是回不来，很快就已是散会的时间，

我们又约好下一次见面的时间。

很多人问我：为甚么写诗？其实，我也不清楚，也很难说明。诗，有种独特的魅力，它让你时不时想起它，在简短的文字间，寻获更多的感情；段落间，有停顿的叹息、迟疑、迷惑、转折……。如果将诗形象化，它像是梦醒前的片段，零星的让我们摘下几片发光的铝片、情绪，或是心情。

生活跟着时间的脚步前进，心情起起落落，寂寞和孤单，美丽和快乐，不管岁月多么像穿梭机般迅速，经过了这么多年，希望还能继续写诗，成不成为诗人，并不重要。

被单和床

父亲从小告诉我们：睡觉时，千万记得将肚子盖上被单，因为肚子着凉了就会生病。

母亲缝制的碎布格子被单从小覆盖在我小小的肚子上，父亲说我总是在夜里睡梦中踢开被单，很多时候几乎赤裸裸地张大四肢，呼呼地熟睡。在一盏小灯下，父亲轻轻地推开房门，为我这粗心的儿子盖被。不知在多少的夜里，睡意沉重的意识中，当我听见他的脚步声时，身上已盖上一张薄薄的被单。

房里厚重的单人床陪伴我渡过多的夜晚，父亲说那是祖父留下来的其中一张床，跟父亲房里的那张双人床的设计模式是一样的。喜欢它深沉的颜色，木纹密布隐藏在光滑的漆下。很多个夜晚，在床上看书，喜欢把柔软的枕头倚靠在床头，调整舒适的姿势，盖好被单，好让自己舒舒服服地在明亮的灯光下读书，累的时候，关灯，睡觉。

被单越来越薄，虽然有点脏，但是舍不得将它丢弃，有很多花纹经已模糊，格子与格子之间，有些断裂的线帛如剥落的墙般零落。母亲曾多次欲将老旧的被单丢掉，但是千吩咐，万吩咐母亲将它缝补，因为在熟悉的味道下，它带给我一丝丝的安全感。

床越来越小，只要稍微伸张双腿就可以抵触床尾，翻转身子时，不再像儿时般有多余的位子，但稳固的床架，仍然支撑着我越来越重的身体。

岁月将我们渐渐地拉长，但是被单和床却还是保持一样的尺寸，虽然样子有一点点改变，但是还是熟悉的面貌，夜里拥有共同的一个梦。长大后一个人在遥远的异乡生活，但有些习惯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比如肚子着凉后生病的道理，父亲的话，还是深深地脑子里重复地提醒着我。

蜡烛

喜欢小小蜡烛散发出来的温热，还有忽明忽灭的光。

蜡烛从小就环绕在我的身边，出生在天主教家庭的我，每逢教会里重要的节日，我们点燃一根根白色的蜡烛，参加游行。我们排列成一条长长的队伍，跟随在圣像后面，唱着源源不断的歌，缓缓地前进。

先师追亡日也是我们的清明节，教堂后的坟场里有我去世多年的祖父祖母，还有许多环绕在他们身旁的亲戚朋友，他们都在那里安静地歇息。我们在他们的墓碑前摆放各种色彩的菊花，点燃熟悉的白蜡烛，并且颂念经文来纪念他们。蜡烛如泪水般流淌满地，形成一座小小半透明的山丘，小孩用手指玩弄软化的蜡，大人们在墓前怀缅过去，一件件美好的事。

记忆中在德国渡过的圣诞，也是许许多多的蜡烛组成。圣诞前夕，刺骨寒风吹袭着我们厚重的外套，从友人的家步行到小镇教堂。教堂里一片漆黑，只见祭台两旁高大的圣诞树上的蜡烛全都点燃，当

音乐扬起的时候，气氛非常庄严且温馨，深深地为满树点点的灯火感动。

许多年前当我们还小的时候，每逢停电的夜晚，家中的蜡烛从来不缺，父亲将蜡烛点燃在空的奶粉或美禄罐上，我们兄弟姊妹全都围绕在饭桌旁聊天做功课，母亲也在旁戴上老花眼镜看报纸，或为我们修补校服等活儿。疲累的时候父亲催促我们进去漆黑的房里睡觉，他打开房门并为我们点燃一根长长的蜡烛，他说：“别怕。这里有光。”

所有可怕、恐怖的东西都彷彿因为这小小的光而消失，在我们的心里，那闪闪灭灭的烛光是一盏安全的灯塔，因为我们相信父亲会为我们守住它，不让它熄灭。

归来和出发

每一次出发后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房子。出发前抹过的地板已经布上一层厚厚的灰尘。墙角不知在甚么时候多了一张编织好的蜘蛛网，所有的玻璃窗似乎蒙上一层白雾，模糊了窗外的风景。

打开厨房里的冰箱，空空的储物格有种陌生的味道，冰格没有平常的寒气，没有电源的冰箱只是像个废弃的雕像，空旷地站立在厨房的角落，等待被填满。空气中弥漫一股郁闷的空气，停顿多时、不流通的气流混合着许多复杂的气味，吸在肺里时，总觉得被蒙盖上一层薄膜，呼吸有点困难。打开厨房的门走出露台，屋外的风景清晰的有点奇怪，颜色鲜明，如电影中的布景般有点假。吹在脸上的风，温柔地像是对我细诉某些断断续续的片段，因为太轻，听不清楚它们的话。

是不是因为敏感，很多事情变得容易感伤起来，疲惫的身体加上酸疼，整个人挨在露台的沙发上，喝着刚煮好的咖啡，苦涩的味道流入体内，温暖整个麻木的情绪。

把屋子的每一个窗口打开，让新鲜的空气流进来，阳光也流溢整个房间，顿时间一切显得明亮起来，所有的家具仿佛套上活跃色彩的布套，光线中扬起细细的白点。客厅里垂吊着的水晶灯，经过光的折射，每个不同的角度反射出各种层次的色彩，真实得有点虚幻。

出发，是因为太多的依恋和不舍，我们开始习惯身边的脸孔，开始找到合适的床，熟悉的声音和相同频率的呼吸，和体温。我们循照日覆一日的步骤，开始感到疲累，开始想要出去旅行，因为只有在归来时，我们在可以清楚地看见自己，原来所有的东西，全都安安静静地等待一个，陌生的自己。

松鼠和Milka

经常在屋外的树林中的树上发现松鼠的踪影，它们在枝桠上寻觅食物，偶尔看见它们与一些同伴们在树上追逐、嬉戏，好不快乐。

杜杜一篇《油炸可爱小松鼠》文中提到吴友如画宝中的松鼠图说明，简明而非常有趣：“松鼠生于大山松林中，形最美好，其色红黄，毛厚而软，尾毛甚长，善于攀树，坐时以尾盘其身，食松子榛仁果等类，逢秋能采取收藏，为御冬之际，其类不一，其性则同。捉之最易驯育。”

看见松鼠在树与树之间跳跃，它们娇小的身形，配合蓬松的尾巴，只要一不小心它们就从视线中消失。它们好奇的大眼睛和呈咀嚼状的嘴巴，在静止时也充满动感和趣味，阿根廷友人的儿子非常喜欢它们，因此友人有空时，经常带着一家大小到附近树林里散步，偶尔也为他的儿子制作松鼠模样的玩具。

那么松鼠跟Milka到底有甚么关系呢？

Milka是德国著名的巧克力品牌。巧克力包装纸印上一头身上写着

Milka字眼的紫白色乳牛。其实并不是特别喜爱这牌子的巧克力，一些德国朋友总对Milka赞不绝口，视为德国最好的巧克力，但是因为个人口味问题，我偏爱瑞士或比利时的巧克力，因此偶尔还嫌它太甜腻，被德国朋友视为“巧克力敌人”。

电视上Milka的广告是这样的：有个到山上的旅客发现在一间屋子内，一头狗衔着一桶刚挤出来的牛奶交给一个穿着高山传统服装的女人，她把牛奶倒入大锅中，一面微笑，一面搅拌混匀着，然后将煮好的巧克力酱倒入模子中，最后由几只可爱的松鼠包装巧克力排。旅客在超级市场里买巧克力时，兴奋地里告诉售货员有关他在山上所看见的一切景象，而那女售货员礼貌地点头微笑，回头对同事使眼神，表示那人精神上有问题。

不晓得为甚么，每一次当我看到那女售货员的表情时，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其实，我宁可相信那是真的。

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可以做些甚么？友人说可以让自己学会一种全新的语言，又有人说可以改变生活习态、或者忘记一个人……。

我给自己一年的时间习惯这里久违的空气，但换回来的却是令我疲倦的伤风鼻涕感冒；我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准备一个属于自己的画展，一年却已经过去了，我还在面对着空白的画布；我给自己一年的时间整理过去七年的生活……。

时间，很多时候总是让人容易沮丧，因为无法掌握来去自如的情感，一不小心，回头已是昨日黄花。记忆中的风景，历历在目，并犹如三维效果的电影般，伸手触摸，抓到的只是空气，而风声却在耳膜上留连，仿佛闭上眼睛，就可以回到任何想去的地方，回到想见的人面前。

到现在才明白，电影中所谓的永恒，错过的手或肩膀将永远存留在遗憾中。人们总寄望在别人身上，所有犯过的错将不会再重复，回忆中破碎的画面，也只能在叹息之余，悄悄地让身边的人经过自己的

不安，重新开始。

那一个傍晚，天空还非常清楚，在小镇偏高的山坡上的一棵大树下，我坐在长凳上，望着眼前辽阔的风景发呆。我还记得远远的山峦，点缀着稀疏的房子，特斯卡纳州独有的树如冰淇淋般竖立在地上，而我知道，我将永远存留在这风景中，从此漫长的夜没有空白过，梦里填补的都是零零碎碎的片段。

我学习另一种面对自己和别人的生活方式。身边的同事和认识多年的人，还是继续在各自奋斗，为某个生存下来的理由努力，而我仍在整理过去的生活，纪录一些模糊的记忆，如粉刷一间储藏室。

就这样拆毁、装修、粉刷、安放、处置脑海里一片片的影像光盘。储藏室变成一间干净、有次序的图书馆，储藏自己珍藏的回忆。

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

原来七年的时间……，也就，这，样，过，去。

听故事

从小我们就很喜欢听故事，尤其是有关父母亲的故事，从父亲的口中娓娓道来有关如何和母亲相遇到恋爱的故事，这是我们家小孩最爱听，并百听不厌的故事。

小时候，屋子前有棵壮大的杨桃树，树下有个圆形的四人秋千。傍晚时刻，父亲结束工作后，大伙儿在树下的秋千上纳凉，母亲阅读着报纸，父亲忙着摇动秋千，而我们则把小狗抱在怀里，像个小婴孩似的抚摸它。

父亲说他在还没有遇见母亲的时候，总在家里帮忙锄草饲养家畜，后来谈恋爱的时候，骑上半个多小时的脚踏车往母亲的家去，然后就只是坐在客厅中与母亲的家人聊天。母亲接口说：“那时候你的父亲很害羞，呆呆的坐在客厅里，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椅子上，连开口都很少。”我们都嘲笑父亲的憨厚，父亲把秋千推得高高的，我们抓紧扶手大声尖叫。

在结婚前，父母亲到另一个城市的沙厂工作，母亲说非常辛苦，

肩上的担扁吊着两篮重重的沙，越过木板桥时步步为营。那时父亲已经有电单车了，周末和母亲到处闲逛，我们看了许多当时穿着迷你裙的母亲和喇叭裤的父亲的黑白照片，母亲一头黑黑的长发，站在花园里的花丛中，而父亲在草地上拨弹着吉他，我们睁大眼睛在照片上寻找父母亲的脸孔，然后又发问许多关于他们的罗曼史。

父亲的故事很长，母亲的故事说得比较短。父亲滔滔不绝地告诉我们那时候的日子很辛苦，为了生活，他们必须付出许多劳力来换取家里每一件东西。说着说着，父亲凝视着我们，告诉我们说：“将来希望你们记住这一些话，我们没甚么可以留给你们，就只有这些。”

很多时候，尤其是在婚礼后的长长饭桌上，扰攘的声音，脑海中闪烁着父母亲年轻时的模样，父亲腼腆的笑容。

芭蕾舞

若想在意大利找一场芭蕾舞表演来观赏，其实比找寻一部好电影还来得比较容易、简单。不过，我想说说，观赏芭蕾舞，有一个奇怪的感觉。

在芭蕾舞中，一切都是优美的，连死、挣扎、抗拒、自杀（或被杀），都舞动得美丽动人。曾在佛罗伦萨附近的城市波隆那（BOLOGNA）看了一场免费的芭蕾舞表演与钢琴独奏演出（因为免费，看得快乐极了）。记得其中有只独舞叫《垂死的天鹅》，从一开始到最后，整只舞蹈就看她怎么死，由一个著名的钢琴家伴奏。结果，那只天鹅竟然在舞台上挣扎了10多分钟，死态美得引人入胜，美不胜收。

从芭蕾舞中明了几个基本要点，最要重要的是：要美，确实不容易。

举个例子如：要死，却不能死得干脆利落，不能一开始就倒下去，需转啊转，扭扭颈，表示呼吸困难，手脚无力（无力竟能支称十多分钟，并做大幅度动作，我想天鹅的求生意识应该很强吧）。钢琴

起伏动荡很大，她不愿就此死去，站起身来，想飞，又飞不起，跑了几步又停了下来，翅膀是乏力的，因此旋转，再旋转……就这样摔倒，死去，手肢化为天鹅的颈项，缓缓垂下，无力，死去……。

在意大利第二电视台Rai 2，每个星期六、日整个早上都有的舞蹈、歌剧、话剧或交响曲演奏之类的节目，每次都感到画面气势澎湃，惊动不已。就这样，慢慢地学会以及习惯他们的肢体语言。在波隆那的那场芭蕾舞表演中，现场的气氛比电视屏幕所看到的更为浓郁、强烈。灯饰、拱形入口处、古希腊及罗马雕像、柱子的雕花、血红的布幕……，都美得没话说，尤其是那天鹅，轻盈标准的身材美得像是天使般。身旁的朋友说那舞蹈家已有七十八岁，我不相信，骂他吹牛。

谢幕时，大光灯一照，真相大白。

香烟

我帮他卷香烟，慢慢地，一根根地卷，香烟在小心翼翼的情况下完成。白色的烟纸，裹着一丝丝的烟草丝，他说有很多烟草不只是纯粹的烟草，很多已混入蜜糖之类的味道，抽起来味道比较没那么强烈，并且带着某些更深一层的味道，把烟味提升至另一个层次。

关于他所描述的、所形容的层次，我听不懂，只是慢慢地把适量的烟草丝放在烟纸上，均匀地把某些部份分开，然后压紧，把尾端的纸往前卷，并且细心地感觉力度与密度够不够，然后继续向前卷成一团，最后用舌头在浆糊的那部份，轻轻一滑，把香烟结束，完成一根。

他从我手中拿过去，用打火机把它点燃，然后放在口中抽着，吞下看不见的烟。经过2秒钟，他慢慢地把它吐出来，吐成一个圆圈，又是一个圆圈，另一个圆圈，圆圈在空中散开，消失。

他告诉我许多关于流浪的事。他说：“你试过在街上生活吗？路过的人总是以异样的眼神看待他们、可怜他们。人们习惯以自己的标

准来判断他人，其实当我们同情他们的那刻，他们也觉得我们很可怜，怜悯我们流落在充满约束的制度当中。”“我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但是每一个地方的人都一样，不同的只是气味、颜色和温度。每一天醒来，看到的蓝天白云，庆幸自己还活在这世界上。”“有一天我醒来，觉得是时候回家，不再理会束缚或是自由，重新回到所有爱我的人身旁。”他说完便走到厨房，把沸腾的水注入放好茶包的茶壶中，拎了两个杯子，又回到桌上。

看着空气中的圆圈，白色的烟雾，和弥漫在四周薄薄的烟味，他坐在我的右边喝着 he 泡的红茶，抽着烟，我也喝着红茶，看他抽烟。就这样又重新开始帮他卷下一根香烟。

旅行

每一次外出旅行，回来的那刻总是美好的，软软熟悉的床像是张开它的双手欢迎着我的归来，窗外的阿诺河河水潺潺而流的声音在耳中，舒服地回荡着，心里不禁小声地对自己说：“我回来了。”

不知不觉已经住在这里许多年，从喜欢阿诺河的声音开始，慢慢搬迁，移居阿诺河支流的河边小镇，叫Incisa in Vald' arno，即为阿诺山谷小镇Incisa。从这条支流游下去有好几个富特色的小镇，如Reggello、Figline in Val' arno、San Giovanni……，但我独爱Incisa，不晓得为什么，她最小，设施又不多，但每一次回来，看见远处的古堡，路边的面包店，和我熟悉的五金店老板打招呼，感觉像是回到了家，连空气也变得亲切起来。

楼下有间小书店，花店则在隔壁，老板只有一人，花香与书香交混着，星期六的早上我总是在买了面包后进去逛逛，随手翻翻杂志，看着看着已不小心踏进花店了，琳琅满目的花朵令人感到愉快，买花对我来说算是奢侈，还是面包较能给我腹中的温暖。

带着满身的花香，杂志则在月头时带一、二本回家，周末不需要赶着去打工上课，一天的时间缓下脚步，整理房间，清理厨房厕所，冰箱里的食物了剩无几，骑上我的绵羊到附近的超级市场购物去，把一整个星期的食物载回家，塞满小小的冰箱，然后很有满足感的吃饼干，看黑白电视。

早上赶火车的经验真是不敢领教，一不小心就会陷在温暖的床被里，爬不起身来。意大利铁路局真是糟糕，火车班次已经不多，再加上一个月二、三次的罢工运动；只要他们一罢工，我就窝在家里或是上班去，多赚些旅费，一充足，又走人去了。

你愿意吗？

在匆忙的时刻，脚步一步紧接着下一步，快速地交错。视线在前方的大门掉落，心里不禁地想：“这一次可能赶不上这班火车了。”

突然耳旁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急促、微弱的声音。我仍然保持脚步的步骤继续前进。

“先生，您愿意给我你五分钟的时间吗？”转头寻找声音的来源，发现一个穿着整齐，打着一条深色领带的年轻人微笑地面对我，然后又很客气继续说：“非常抱歉打扰了你赶路的时间，如果您可以停留下来五分钟，那么可能在这短短的五分钟时间内，改变您的一生。”

我以非常怀疑的眼神看着它，打量此人的衣装打扮和他说话的口气，虽然非常质疑他所说的‘五分钟改变一生’的理论，但是我还是停下脚步，一语不发地仔细聆听他接下来所说的话。

“你相信世上有所谓造物主这个事实吗？你相信冥冥之中有个主宰着万物的主人吗？”说着，在他的明亮眼镜中，不时闪烁着外头的

强烈的阳光，突然我有种想要逃走的念头，真后悔当初为甚么放慢脚步，甚至停下来。

脑中不停地转动着，企图迅速地找到一个可以脱身的理由，但是在还来不及反应之前，他继续说：“你相信这世界会有终结的一天吗？那时你会在那里，而你会到那里去？先生，您有没有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或是有这方面的疑惑吗？”

“如果你愿意……”年轻人从手提箱中取出一本小小的彩色册子。当他手上的小书还停留在空中时，我赶紧说道：“对不起，我正在赶时间，没办法停留和思考。真抱歉。”

勉强地对他挤出一个微笑，然后加快脚步，走出车站。阳光洒落在来往人潮践踏的柏油路上，高大的树撑开厚重的枝干，稀疏的叶子依然挺直地在树上绽放。

杂志

经过报摊，随手翻阅最新杂志，然后用目光迅速地扫描每一本封面和主要内容，终究逃不过诱惑，掏出了钱包，付了钱，加紧脚步往火车月台的方向走去。

距离开车的时间还有一大段，后端的等候月台空荡无人，一个人选择在柱子后的长椅上坐下，环顾冷清的四周感觉有点怪，还好袋子里有本杂志陪伴。倚靠在柱子旁，收起了环顾的视线焦点，转移在图片和文字上，然而脑子里却装载不进任何讯息。

一个穿着整齐的军人背着庞大的绿色军用包裹走来，漆黑光亮的靴子晃过眼前，停留在身边的位子上，耳边传来轻微的咳嗽声，我抬头望向他，看见浅搁在嘴角的笑容。

“火车又迟到了吗？”他问我。“没有啊，还有二十分钟才开车，但是火车也还没到站。”我放下手中的杂志礼貌地回答他说。

“哦……”他把尾音拖得长长的“除了等，我们能做的也只有，等。”说着，两人不住笑了起来。

“放假回家吗？”我问他。他点点头，把头上的绿色软帽下摘下，放在手上玩弄，然后眼睛转向我手上的杂志。“正在阅读甚么杂志啊？”他好奇地问我道。我把杂志递过去给他并对他说：“这是我最喜爱的杂志之一。”

他仔细地把每一页翻开，迅速地在杂志上寻找他熟悉的面孔或名字，但是显然这本杂志的内容跟他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差距。他把杂志盖上，小心地交还给我。“从未看过这样一本杂志，但是很有趣。”他笑笑地对我说。

把杂志收进袋子里，火车模糊地从远处缓缓驶来，电子告示板上出现出发的时间和开往的目的地。他重新把帽子戴上，提起了包裹，拍拍我的肩膀说：“上火车了。”

看人

我喜欢在繁忙的车站里看人。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潮，被一列长长的火车吐出，然后鱼贯地往各方向的出口处走去，消失在模糊的风景中。人们脸上的表情互异，有的茫然地向前踏步，有的则口中念念有词；快乐的、兴奋的的表情溢于容表，伤心的、沮丧的表情则暗藏在墨镜下。坐在车站月台的长凳上，凝视着许多不同脸孔上的表情，墙上的时钟旋转得迅速，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从车站走出来的人，有些显得疲累不堪，像是失眠了好几天，眼睛下挂着肿胀的眼袋，甚至是厚厚的化妆品也遮掩不住疲累；有人一面走着，一面不停地讲手机，公文包则拎在另一只手上，挺直的西装下穿了一双深棕色的皮鞋，西装的款式是经典的三钮式，他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红唇女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冷酷地加快脚步，长长的外套在腰部的下端，时而膨胀，时而服贴在穿着黑色的丝袜修长的脚上，腰间系了一条来自同一块布料的腰带，虽然全身都被外套覆盖了，但仍可隐约看见她美好的身材。

车站中央的等候椅上坐满了人，庞大的火车电子出发 / 抵达告示

板下，也站满了抬头注视着板上数字的人。车站咖啡馆的玻璃门仿佛失了作用，人群如潮水般流入涌出，看着忙得透不过气的服务生与咖啡机和顾客周旋，忍不住也踏入咖啡馆，挤入吧台前向服务生点了一杯卡普奇诺和一个果酱牛角包。

转移在咖啡馆内的小圆桌上，咖啡和果酱牛角包就在面前，而眼前的景色还是车站，虽然相隔着一层玻璃，但是却像是处在镜中的世界，外头喧嚷的吵杂声，像是经过了空气中的声音过滤器，传入耳中时，彷彿隔了一个世纪那么远。

还是喜欢看人，无论在甚么地方，只要把眼睛张开，进入眼帘的任何一个人，都是美丽的。

拍照

已经有很久一直都提不劲拍照，总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累人的事。背上沉重的照相机奔走于大街小巷，找到目标后，取下摄影机，构图、对焦、按下快门，记忆就在底片上留下影子，仿佛时间也收藏在里头，而我也苍老了一些。

友人说：拍照可以留下一些美丽的记忆，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反复回味一番，那么就感觉日子没有白过。在这个简单道理中，其中包括许多坚持，但坚持对我来说是件困难的事，因此很多时候，我不得不承认错过了许多精采的岁月，它们确实是再记忆中留白了，但是在不断前进的时间的列车中，我还是紧紧地把握着目前的一刻，希望这一分钟，一秒钟，它是停驻的。

我必须承认曾经疯狂过拍照，企图留下任何进入眼帘中的任何影像，因为总是觉得脑子里传送的影像，都是我见过最好的画面，如果它们全都变成了照片，那么我就可以跟任何人分享我们每日见到或是所发生的事。但是手的作业和传达，总跟随不到眼睛所看到的，因此在多次的挫折下，也因此搁置一旁。

摄影家Nan Goldin说：“我总是在想如果我有计划地时常拍摄某些人，我就永远不会失去他们。然而，我的照片却是所有我曾经失去的证据。”

重新翻阅多年的照相本，中学时期的生活照，许多腼腆的笑容在照片中灿烂展开，烧烤会聚餐、班级照、扮鬼脸、旅行中的疲态、偷拍暗恋对象的侧面……，虽然没有失去他们，但是，怎么说，这也是回不了头的证据。



回家

日子过得舒服自在，但是时不时就有想背起背囊到异国出走的冲动与欲望。也许是因为不愿被单调、重复性的生活频率牵着走，或是因为贪图陌生国度的新鲜感、刺激感，而激发外出旅行的动力。这个想法使我在生活的一些小细节上懂得节约，一有机会，又是飘流他乡的时刻。

旅行感觉很特别，在路途上好像甚么都不在乎，因为一切都是暂时的，痛苦是暂时的、忍耐是暂时的、沮丧是暂时的、寂寞是暂时的……就算连快乐也是暂时，因此很多事情变得容易接受，因为只要时间或地点一改变，这一切都将变成过去，而我也无须长久地支付后果，对一个旅人来说，这彷彿变成一种游戏规则。

因为无法支付昂贵的酒店租金，再加上不习惯旅店那种干净的气氛，它让我觉得落脚的地方更陌生，更疏远，因此选择的旅游地点，通常都是一些友人的故乡或是他正居住的地方，因此旅行也成为了探望朋友最佳的理由。每到一处与朋友相拥相吻，互道人生苦短，时间彷彿回流到第一次见面的时刻，虽然不能记起所有细节，但是那份重

聚的喜悦是其它东西无法取代的。因为聆听多次友人描述家庭状况，当亲眼见到他的环境和他的家人时，有种即陌生又熟悉的感觉，而我就这样成为了那家的客人，而不是旅人。

一早醒来，陌生的空气令人振奋，身上的疲累虽然仍然存在，肩膀的疼痛好像减少了一些，身上睡衣的汗酸味告知自己已外出了多久。走进了厨房，跟友人的母亲道早安，亲切的笑容、餐桌上的早餐，还有椅子上洗好、烫好、折迭好的衣服令我感动得想拥抱她。

当客人变成家人，离开时，又增添了另一个温暖的落脚点，在寂寞孤单的时候，最令人想重新投入它的怀抱，久而久之，旅行已是回家的籍口。

买票

买票上路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很多时候有人还是明知故犯地坐霸王车，企图沿走犯罪的边缘。我必须承认曾多次干下此“严重罪行”。

虽然每月都会购买月票，但是有时因为使用的次数少而为了省钱，仍然冒险地冲上火车，准备为逃票而努力。上车后，紧张地走到车柜的最前端，沿途小心地四处张望，若瞧见检票员从远处走来，必须暂时躲在厕所里，然后从容不迫地走过，或是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假装睡着，企图以祈祷获得更多的运气，逃过接获罚单，或驱赶下车一劫。

紧张的情绪绷紧如随时发射的弓弦，四十五分钟的路程如一个世纪般长远，躲躲藏藏的时间仿佛被无限地拉长。窗外的风景苍白地、快速地往后退，天空里的云朵重重迭迭地堆积在一起，太阳躲藏在云的后面，阴阴郁郁的天气令人情绪更为低落。外套仍穿在身上，甚至连围巾也没有除下，恐怕在检票的时刻来临时，来不及下车而被逮捕，因此随时准备的心情更是令人坐立不安。

巴西友人Aparacida经常取笑我，有时还认真地建议不如由她付钱买票算了，躲得这么辛苦，有点不值。但是我们还是在上车时，一起选择比较不起眼的位子坐下，一面聊天，一面用四只眼睛搜寻检票员的踪影。Aparacida在佛罗伦萨市中心的一间巴西森巴俱乐部里当裁缝，偶尔她将做好的舞衣展示给我看，小小柔软的布上钉满闪亮的珠片，反复地在手上摩挲，脑子里想象舞蹈员穿上这舞衣时的样子。Aparacida说：“在舞台上，每个人都是一颗发光的明星。”

火车慢慢驶入总站的轨道，火车在到站时晃动了一下，我们连忙地收拾东西，然后从容地走下车。踏上月台，帮Aparacida提袋子，她点燃了一根香烟，笑着对我说：“臭小子，又被你逃过一劫。”

邮政局和公园

小镇邮政局就在阿诺河的河岸边，邮镇局的旁边就是小镇的第二世界大战的纪念公园，公园里除了一个朴实的纪念铜雕外，还有烧烤的地方和几张长木桌和凳子。傍晚的时候，很多居民带着小孩到公园旁的游乐场玩泥沙、荡秋千、翘翘板、小型越野装备等。

从车站沿着河堤走，不到十分钟就来到邮政局的门口。简单的外观设计，没有任何的粉饰，纯粹的水泥颜色令整个建筑物轻易地隐藏在空地上，小小的停车场排列着一些老旧的车子，一眼望去，有点像是一部被人遗忘的电影。

从家中走出来，越过Mugnai五金店对面那排停车位，河堤就出现在面前，有点破烂的桥连接了外头从高速公路驶来的车子，缓缓地转弯，继续往另一个较大的市镇驱行。河床不深不浅，一些掉落在水中的树干堆积在桥下，潺潺的水声传入耳内，仿佛抚平了波动的情绪，非常安静、祥和。听当地的老居民说，这里曾在二十多年前因为大雨而导致河谷泛滥，几乎整个小镇都被大水摧毁了，现在眼前所看到的，都是一些重新建立，或是侥幸被遗留下来的东西。

还记得第一次来到邮政局被工作人员问长问短，他们像是好奇心极重的小孩，一直不停地问道：“你从哪里来？怎么会选择住在这里啊？喜不喜欢这里啊？还喜不习惯这里的食物？你的家人呢？……”当时除了微笑，真的不晓得该说些甚么，其实也因为不会说意大利文而保持缄默。后来踏入的次数多了，感情也变得比较熟络了；闲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逗留的时间也被拉长了。

在公园里走了一圈，柔软的草坪依然保持翠绿，清晨的时刻没有任何人在公园里溜荡。一个人在石板凳上坐下，打开刚从邮箱取出的信件，阅读从遥远寄来的问候和祝福，心中的寂寞和孤独，泛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家书

对许多游子来说，家书的确能抵万金，除了可以知道家里的状况外，还可以让遥远的父母惦记着，他们还有一个生活在他乡的儿子。

一年接获一封家书，有时由母亲书写，有时却是姊姊或妹妹的笔迹，只有一次，看见父亲的笔迹时，眼眶马上红了起来，父亲写道：“因为从来没有写信，很多字忘了，除了问你妈，还得练习很多次才把这封信写完。”只有半面的信，父亲的字体大大的、歪歪斜斜地排列在单线纸上，在信的尾端还写着：“多打电话回家。”看完立刻下楼购买国际电话卡，打电话给家人闲聊生活琐事。

很多的家书变成了电话上聊天的内容，因为现代科技的发达，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再遥不可及，然而电话中引发的思乡情绪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曾经听到了母亲的声音而难过了一整天，从那天开始又恢复写信的习惯。

父母亲因为念书不多，家书很少。从姊姊的口中得知，每一次当母亲接到信时，至少读了十多回才舍得放下，深怕错漏了某些字，一

字一字仔细地读给父亲听，而我总是洋洋洒洒地写下至少3页的信，其中内容包罗万象，但是大部分都是报告生活中琐碎的事务、胡言乱语地讲述学校、工作的遭遇。

每一次搬家，第一件事就是通知家人朋友地址电话的改变，这已经成为了习惯，在整理所有的书本、衣物后，坐在厨房里的桌上，开始翻开通讯簿，把一个个家人和亲近朋友的地址抄在白色的信封上，告知全世界的人我已在另一个地方开始生活。

咖啡的香味在厨房里弥漫，从盒子里取出几块饼干，沾了一点咖啡放进口里，饼干和咖啡一起在口腔里溶化。温暖的咖啡香令全身舒畅，苦涩的味道振奋思维，手中的笔仿佛得到了鼓励，开始移动，在纸上拼凑一句一句问候和思念。

我的家书总在快乐的气氛下完成，因为快乐文字不会令家人担忧。

Damian和马黛茶

高高的窗口外是灰黯的天空，看来天气在傍晚的时刻会变得更冷，想起身形跟我一样庞大的阿根廷友人Damian，就不由自主地想念他起来，想念和他一起喝马黛茶。

马黛茶是一种来自南美洲的饮料，它是阿根廷人民生活中不可切割的一部分。Damian常跟我说，这是连开国家会议时议员们都会一边开会，一边喝的饮料，其实喝马黛茶跟抽烟没两样，喝久了就会上瘾。苦苦的味道，感觉像是树叶和树枝搅拌的混合体，味道非常浓烈苦涩，喝下肚内，马上令人精神一振。从另一个阿根廷友人那里得知，原来马黛茶中还可以加入糖中和其苦涩的味道，新鲜的果皮如橙皮、薄荷等也可以增添马黛茶的香味。不过这种茶越喝越觉得肚子空虚，整个身子只是充斥着那种味道，我甚至怀疑喝多了，皮肤也会渗透马黛茶的味道。

Damian跟我同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学主修大众传播系，我们因为工作而认识，后来成为好朋友。每一次在工作前，他一定到厨房里煮好热水，装满一壶的保温瓶，然后捧着一杯新的茶叶、

卡带，慢慢地走到工作台，放好东西后就开始冲泡第一杯马黛茶。他把新鲜的茶叶放满在葫芦形的特制杯子中，然后倒入热水，特制的金属吸管前端有许多滤功效的小洞口，Damian将它插入杯中的深处，然后才开始吸吮浓浓的马黛茶。他喝完了第一杯后，又重新倒入热水，然后递给我，我也不避嫌地吸吮同一根吸管。至于共同使用一根吸管，对他们来说这是传统，而并非是卫生的问题。

当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Damian一手握着画笔，一手握着小壶，尤其是天气冷的时候，茶的温度给我们许多温暖，再加上为对方添水的那份交情，这使我们的工作气氛更显得舒服，其它同事也都非常羡慕我们悠闲自在的工作环境。

又是阴冷的天气，枯坐在高高的窗口下，口中干涩的感觉，竟然有点丝丝的苦味。

阿根廷爸爸

我有个阿根廷爸爸，我们在小镇的木工厂认识。他负责橄榄木的部门，他的工作包括挑选、分类、切割、烘干、打磨等一切有关橄榄木的工作，而我却是在最后的处理——印刷、填色和加工完成品。我们在工厂里必须互相配合才能完成工作，因此相对的，我们见面的时间也变得比其它人多。

阿根廷爸爸个子小小的，个性非常温和，蓄留了多年的长发，因为妻子多年的唠叨而剪掉，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他长发服贴的样子，看起来比较年轻，有点嘻皮士的味道。我们经常在下午的休息时间到附近的树荫下喝咖啡、吃饼干、聊天、谈心……。有时印刷部门的Andrea和喷漆部门的Magdi也前来参与我们，Magdi来自埃及开罗，因为意大利的妻子舍不得离开而迁居于此，放弃了导游的工作，在这里管理一台经常运作不休的机器，时而为呆板乏味的工作发出怨言，但是那也只是茶点时间的牢骚，大伙儿都不会放在心上。

阿根廷爸爸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开始迷恋计算机，而小儿子还是非常依赖着父亲，经常随他到处散步游走，一切大小事都要父亲在旁

陪伴。小儿子经常在放学后和一班小朋友骑脚踏车，从小镇骑上山坡的小路，来到郊外我们工作的工厂随兴地游行，有时他故意在午休时刻，兜到工厂后院的树荫下跟我们一起享用咖啡饼干，然后才离开。阿根廷爸爸总喜欢把小儿子抱在膝盖上，和他聊天。喜欢看他们聊天的样子。我和Andrea经常戏弄小儿子，将他用力抱起来，然后合力将他抛出去，惊吓他一番。阿根廷爸爸总是在一旁大笑，一面警告我们要小心，一面安慰他，小儿子总是哭着脸跑向父亲那里，而我们到厨房拿了一大堆饼干来赔罪，不久后结束午休的钟声就响起了。

我叫他阿根廷爸爸，他叫我马来西亚儿子，虽然我们都没有称呼彼此的名字，但是我们都知悉我们的名字，都已经纪录在彼此的记忆中重要的一页。

对了，我的阿根廷爸爸的名字是Horazio。

阳光和猫

我不晓得阳光和猫是否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肯定的每一次在慵懒的阳台上看书时，温暖的阳光下总是会有那么一两只猫，如果不是在园地里嬉戏，那么它们就在屋瓦上睡大头觉，如果挨头过去仔细聆听，仿佛可以听见它们的鼻鼾声呢！

楼下隔壁的邻居在后园的小屋旁养了一对猫，母猫很肥，白色公猫的身上有黑色的大斑点，它们总在午后时刻躺在阳光底下，小猫则不见踪影，新鲜干净的空气里有点青草味，因为右侧的房子的后园修建篱笆，顺便将屋后的杂草清除，随风吹来的草香，淡淡地点缀午后懒洋洋地气氛。

从厨房拿了一杯刚煮好的咖啡，音乐从房间的窗口传出来巴西 Antonio Carlos Jobim 柔和的 Bossa Nova，翻开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其中对书的中田先生感到非常好奇，他的头脑不好、不识字，但却能与猫沟通，他的职业是为人寻找遗失的猫。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可以跟猫聊天，那么我们的内容将会是甚么呢？继续谈吃鱼和天气吗？

阳光斜斜在白色的墙壁上，有点硬的露台沙发，原本是为了抽烟的朋友而准备，但是在一个人的下午，总是慵懒的躺在那里读书。小猫们出没在邻居花园的桃子树下，撑开的白床单在架子上轻轻飘起一角，小猫好奇地腾空抓它，不果，跌在地上，爬起，再接再厉。

我呆呆在阳台上看着楼下花园里的小猫，思考着小说里中田先生所被赋予的使命到底是甚么东西，一面喝着咖啡，阳光温暖得令人发懒，脑袋里呈一片空白。

中田先生说：“在人的世界如果说你不会写字的话，就表示你头脑不好。如果不会读书和杂志的话，就是头脑不好。是这样规定的。”

如果我是猫，我想我也会在花园里，温暖的阳光底下睡觉，或是找个会说猫语的人类聊天。

演唱会和啤酒

在友人舒服慵懒的沙发上，突然发现自己已有好几年没有去看演唱会了。

记得刚到意大利的那一个时期，意大利室友为了表示友善，把我带到城市里，游逛所谓年轻人必经之地，感受当地人温暖热闹的气氛，在下着微雨的天空下，我们撑着伞在广场之间游走。

我们来到一个宽阔的广场，然后踏入一个围墙高高的、外表非常壮观的城堡，人潮也汹涌地流向入口处，递上陌生的纸币换取一张硬卡片即是入场券，把它挂在胸前，然后浩浩荡荡地与一群刚认识的朋友踏入会场。除了拥挤的人群外，贩卖饮食的摊位也不少，最受欢迎的是啤酒，一辆有如汽油库般大的啤酒车连接了几条管子，注射出一杯杯泡沫啤酒，我们每人也要了一杯，然后继续往扩声器的那边走去，音乐越来越响，人们越来越兴奋。

啤酒是绝对适合搭配看演唱会的心情，清爽地味道让身体每一条神经线都振奋起来，泡沫在唇上形成白色的胡子，音乐从耳传入体

内，仿佛跟酒精结合，使人有点酥麻的感觉。

台上是个我从未听过的意大利女歌手，摇滚的曲风带点乡村的味道，我身边的意大利朋友跟着音乐一起大声歌唱，我看着他们投入的样子也很高兴，把手中的啤酒继续喝完，然后举起双手随着音乐和大众一起晃动、摇摆。

“很久没有看演唱会了。”我对友人说。他说：“不如我们出去喝杯咖啡好吗？顺便逛逛独立广场旁的书局，那里有你喜欢的萝卜蛋糕。”

我点点头。啤酒和演唱会仍然与我距离很远。

露台

从房间里的窗口的正前方看出去，准确地对邻居庞大的露台一览无遗。美丽宽敞的露台有许多盛开的盆栽，其中有两棵种在盆里的橄榄树，白色的布帐遮盖了露台中间的部分，在阴影下有两张看起来非常舒服的躺椅，每一次看见它们都有躺下去的冲动，但是我们的距离是隔着一条路的宽度，并且我在三楼，而美丽的露台则在二楼。

“那是多么令人羡慕的露台啊！”室友Paola对我说。我们倚靠在窗口欣赏着眼前美丽的景色。

近来露台大装修，整个地板都被撬起来，听楼下五金店的老板Mugnai说，因为露台漏水，浸湿了楼下洗衣店的楼面和内部，因此那家人不得不顾了两个年轻人前来整修露台。因为百无聊赖，时不时走到窗口前“监视”维修工作进度。

在毒辣的太阳下，年轻人赤裸着上半身，其中一个左臂上有个饼图案的纹身，他卖力地将被撬起的旧地板搬到楼下去，并在坑坑洞洞的地面上铺上一层防水的黑色塑料片，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崭新的砖块

铺上。看着他慢条斯理地将水泥调好，量好砖块的尺寸和位置，时间静悄悄地渡过了，我出神地看着他逐渐完成的地板，竟然油生敬佩和崇拜之意，在他抬头歇息时，我向他招手，并竖起大拇指以示表扬，他也对我点点头，展开灿烂的笑容。

不久后邻人在装修好的露台上开个小型晚宴，一整排美味的食物和美酒，宾客在露台上走动，有些则坐在石凳上，音乐混合笑声、交谈声，气氛非常和谐、热闹，后来我也见到Mugnai老板和他的夫人也在人群中移动。葡萄藤攀延在架子上，我和Paola躲在窗帘后偷看露台上欢愉的夜晚。

红色的砖块，特斯卡纳州传统的建筑特色，白色的布帐和躺椅，确实是个非常美丽露台，我们经常在窗口前欣赏美景，羡慕他人甜美的生活。

欲望和风

尤其在生病的时候，总是有一种万念俱灰、了无生趣的感觉，有时甚至想干脆死在床上好了，但是又很不服气，世界还没走完，要看的电影还没上映，订购的书还没寄到……，就是这样，又不小心地活了下来。

曾在电视上看见一个预告片，片子大概是这样的：

一个小女孩经常在风起时跑出屋外，追逐风的方向，她展开双手，让狂风吹过她娇小的身体。悬崖上的风狂烈得吹袭她，但是从她的表情看来，风，仿佛是一只温柔的手，抚摸她身上每一寸肌肤，而她喜欢这样的感觉，后来小女孩长大了，她才知道那种感觉叫：欲望。

我也喜欢风，喜欢干爽的凉风吹过身上的感觉，皮肤上细细的毛发仿佛都能感受它的存在、来临和消失。经常骑上电单车奔驰在田野的小路上，路旁单调的风景重复地排列在两旁，远山的颜色模糊了天空和大地的界线，在转动油门时，加紧了车速的变化，被切割了的空

间产生了一种空气的流动，那就是迎面而来的风，在缓慢下来时，慢慢地减少，消失。很多时候，在风、气流的迅速转动中，我感到自己一点一滴地在风中瓦解、消失了，这令我不得不相信人真的是由尘土造成的。

欲望在身体内存在，风则在身体外存在，两者都是隐形而强大的，它们可以吞噬、毁坏所有的形体构造。

躺在床上，反复思考着欲望这个东西，冷冷的风从窗口吹进来，忍不住将被单拉高，裹着整个身体，包括脆弱的颈项；翻开床头迭得高高的课本，法国写实主义和墨西哥壁画派，政治和艺术分不开，就有如人和欲望紧紧联系着，墨西哥画家Diego Rivera对性的看法是如同握手这么简单，也是一种礼貌。

搁下课本想到Faenza街的冰淇淋，甜美的滋味就在口里散开来，活下来确实有意思。

书桌和风景

每一次迁移房间的摆设和位置，书桌，一定是面向窗口。窗外的风景为房间最美丽的画。窗除了让阳光照射进来和通风作用之外，它更是释放情绪和视野的“瞭望台”。

从一开始在桌上伏案写作，一个个等待被填满的绿色小格子相对，手上的墨水笔慢慢地在纸上流动，时间时快时慢，像是老旧的机器，行行停停，一不小心地被留住字与字之间。

窗外的景色，静止不动，如停格的电影画面，有时却有如老旧的名信片，模糊而沧桑，有时则亮丽得像幅英国浪漫主义的油画，令人神往。轻轻地抚摸木桌的表面，因为只上了一层薄薄的光漆，浅色木的纹路脉络看得一清二楚。

这是一张自己DIY做的书桌，材料取自工厂废弃的木板和木条。阿根廷爸爸一听到我需要一张书桌，就赶紧在工厂的废料堆那里物色还可利用的材料，马上为我裁切合适的尺寸，然后送到我家去。在一个无聊的傍晚，从楼下的五金店买了一把铁锤和铁钉，就叮叮咚咚地

在房里敲钉起来，当室友Paola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一张简单的书桌摆放好在窗口的位置上，Paola一见到桌子就不客气地说：“真像童子军露营时做的桌子！”然后双手将它推摇了几下，测试它的稳定性然后继续说：“写字时要小心喔，千万别趴在上面，不晓得何时会倒下来。”

这一张有点偏高的书桌，配合可调整高度的椅子，变成了我最经常思考的地方。从一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填写在纸张上开始，到现在面对着手提电脑屏幕显现的方块字，写作的方法虽然改变了，但是态度和心情却没有丝毫改变。窗外的风景依然，房里、书桌上的风景也是一样翠绿、茂盛，充满生机。

自由和寂寞

有个学生说他一个人的生活是：自由，和一点寂寞。

这个答案让我反思了很久，从甚么时候我们开始习惯寂寞，把寂寞当作是空气的一部分，环绕在我们四周；看不见，但有时却突击我们，强烈得令人沮丧。

然而寂寞是每一个人成长所必须面对的，即使在众多人群的包围下，心里突然有振刺痛，空荡荡的，空无一物，仿佛整个世界的人都蒙上了一层薄薄的膜，开始变得有点模糊，而自己却是一个人孤独地面对。

当我们的内心和行动上没有任何约束，我们可以说是找到“自由”了。自由非常抽象，无论是在名词上或是在意义上，它存在于虚幻的空间，有时非常渴望拥有它，但是有时却宁愿为某人而舍弃。自由的定义，飘浮在每个人不同层次的价值观念中。

从小到大父母给予我绝大的自由，但是也意味着自己必须承担所有的责任，从生活上每一个细节，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他们只是告

诉我一些不可跨越的范围和界线，学习如何利用手中的自由，做自己喜欢的事。现在回想起来，突然感到胸口温热，眼眶痒痒的，双手忍不住拭擦它。

如今长大成人了，自由的生活在远方继续延长着，每一天从睁开眼睛那刻，直到钻回被窝的时候，又是回到一个人，寂静的夜里，仿佛只听见自己的呼吸声，独立的步伐和决定令人疲累，温暖的床单，寂寞的房间，黑黑的夜里，梦变得很长。

其实果真如此，自由，和一点寂寞，在某个层度上，难免带有一点点感伤。

等待和期许

等待，是件折磨人的事，尤其在许多期许之下，更像是长途跋涉远来的感觉，空虚，和一点点的沮丧。因此非常惧怕等待，在无人的地方，时间仿佛无限地被拉长，尤其生活在他乡的日子里，每一天都是重要的一天，等待，就等于白白浪费了美好的光阴，蹉跎了岁月。

期许往往在等待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如果没有期待，就没有等待了，因为我们希望在等待的最后会出现应该出现的人或事。陈强华在他一篇文章《等》中这么写道：无限期的等，比较凄美，但很容易绝望。此般的感受至今还未体会到，可能是因为性格上比较容易放弃，等候了一段时间，该出现的人没有出现，眼看每一辆经过的班车就要休息了，赶紧乘搭下一班火车，前往另一个目的地。

适当的等待是好事，但总觉得每一件东西或事情都有一个期限，《重庆森林》里的金城武也清楚地这样说明了这件事情，任何东西都有期限，甚至保鲜纸都会过期，那有甚么东西是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爱情吗？真讽刺的是，一万年也是个期限。

然而，付出过的时间还是有点收获，有许多美好的东西是必须用时间来交换的，如情感、水果、美食等，这一些都是需要时间慢慢地酝酿、成熟……。当苦涩的等待变成美丽的果实时，那种美满的感觉简直叫人掉泪，因为得来不易，毕竟时间实在是太珍贵了！它不仅丰富了生活，更让人觉得那仿佛是世上最难得的东西。

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S.Quasimodo）的诗《瞬息间是黑夜》：
每一个人／倚偎着大地的胸怀／孤寂地裸露在阳光之下；瞬息间是黑夜。

时间或短或长，等待和期许或多或少，每一个人都依偎着自己的信念走下去，但是一不小心，瞬息间，就已是黑夜。

广场

从巷子走出来，回到人潮拥挤的广场，一群群的游客如流水般鱼贯地经过，许多戴着帽子的日本游客忙着拍照，对广场中央的喷水池、雕像等不停地按下快门，镜头里的脸孔都纷纷展开灿烂的笑容，那是令人感到非常舒服的表情，因为度假令人心情愉快。

广场两排的高级商店跟之前闲逛的平民杂货店有很大的差距，华丽的装修，美丽优雅的安装，令每一个经过它的人都想拥有它。我受不住诱惑，踏入一间拥有一个宽大落地玻璃橱窗的鞋店。柜子上每一双皮鞋都散发出迷人的光彩，仿佛穿在脚下是一种浪费，它比较适合像是艺术品般摆在橱窗里令人观赏，不禁感叹它的美丽后抽身走出商店。

我一直相信广场是属于欧洲的。在广场中徘徊、等人，这几乎是欧洲电影中最经常出现的场景，越是寂寞的人在拥挤的广场中，越是感到孤独。大白天的街灯纯粹为了装饰广场，没有任何作用。左侧的阶梯上坐着一些正在享用便当的游客，鸽子聚集在游客抛出面包屑的地方抢食，阳光照射在建筑物的木窗上，橙黄色的光线斜斜地在墙上

构成一个亮丽的图案，露台上外挂的植物正开放这一朵朵小红花，有只白猫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望着楼下往来的人群。

选择在广场右侧的石柱下的阶梯上坐下，漫无目的地看着人来人往的旅客，不同肤色的人种、各种品味穿着打扮的时尚人，他们都以不同的速度进入广场，然后离开。在我身边的老年人开口问我说：“年轻人，现在几点？”

我把手表递给他瞧，他看了一眼，缓缓地站起身来，往广场的另一个方向走去。我闭上眼睛，开始用耳朵聆听广场的声音。

桥

从广场北上，你将经过佛罗伦萨最大的美术馆，一排长长的队伍长年地在那里巡回，我们暂时略过与文艺复兴的大师们相遇，但是请再多走几步，你将来到一条河，一条比文艺复兴时期更早就流动的河，那就是切过佛罗伦萨市的阿诺河，也是流到我家前面的那条河。

河岸两旁都有密密麻麻的游客，岸旁摊子摆卖一些纪念品、明信片之类的东西，我经过人群，来到最多游客的“旧桥”（Ponte Vecchio），顺着人们前进的方向，我来到桥的中央。旧桥是佛罗伦萨开最多金饰店的地方，听说这条桥曾经因为水患而被冲断，有很多居民到河底打捞掉落的黄金。

人们都是为了欣赏从桥上眺望岸上宽阔的风景而来，在小小桥上的中央有左右两旁的瞭望处，那里站满了人，但是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带着欣慰的表情，彷彿美丽的景色在他们内心开放欢喜的花朵；粉红带紫的云霞和渐暗蔚蓝的天空，搭配被微风吹动皱褶的河纹，两岸建筑物的颜色显得朴实动人，此般的风景的确令人心旷神怡。

在旧桥左边另一座比较不起眼的桥，曾经是我们聚集的地方。有一次与德国友人们到Disco狂欢，隔天清晨三人骑着借来的脚踏车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乱窜，我们到一个从未踏足的区域吃早餐，之后来到桥头和另一班不太熟略的朋友碰头，带了两瓶红酒，没有杯子，大伙儿互传接口喝酒、抽烟、聊天。那是一个温暖的早晨，阳光照射在我们的身上，我躺在友人的大腿上，另一个友人则躺在我的身上，昨夜的宿醉加上刚刚喝下的酒，睡意涌上，我们纷纷地在桥上一个不显眼的角落歇息、晒太阳。那一个早上，桥上没甚么人，或许有人，但是这已经显得不重要了。

旧桥上外露的大铁环上挂满上锁的锁头，有些还写上日期，这是许多游客们留下的记号。据说如果在这里留下你的锁头，在未来的日子里你将有机会再次回到此地，从数量看来，确实有很多人想再次回到这桥上，享受美丽的风景。

我把记忆留在另一座桥上，从旧桥遥望我们曾经躺着聊天的地方，我们都没有把自己的锁留下。或许再也没有机会如旧日般重聚，但是记忆，也从来没有退色过。

希望写作工程 04

早安！意大利

作者 : 赵少杰
策划 : 陈强华
顾问 : 陈帝铨
封面设计 : 赵少杰
内页设计 : 赵少杰

发行 / 出版:

总经销: 日新独中

Jit Sin (Ind.) High School, Jalan Aston, 14000 Bukit Mertajam, Penang, Malaysia.

制版印刷: 东方印务有限公司

Lot 10884, Mk 15, Jalan Rozhan, Alma, 14000 Bukit Mertajam, Penang, Malaysia.

售價: RM 20.00

初版: 2008年5月

Copyright © 2008 by Teoh, Shaw Gie
Published by JitSinTime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Malaysia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早安！意大利 / 赵少杰著
[zao an yi da li]
ISBN: 9789834395728

本书如有装订破损缺页，请寄回总经销商更换物品

斑驳的阳光，照射在数百年的
城市上，过去或是现在，时间
并没有亏待任何人，每一年，
春天还是一样的到来。

ISBN 983439572-8



9 789834 395728